

范文正公集

四

范文正公集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唐狄梁公碑

天地閉孰將闢焉日月蝕孰將廓焉大廈仆孰將起焉神器墜孰將舉焉巖巖乎克當其任者惟梁公之偉歟公諱仁傑字懷英太原人也祖宗高烈本傳在矣公為子極于孝為臣極于忠忠孝之外揭如日月者敢歌于廟中公嘗赴并州椽遇太行山反瞻河陽見白雲孤飛曰吾親在其下久而不能去左右為之感動詩有陟岵陟屺傷君子于役弗忘其親之深于嗟乎孝之至也忠之所繇生乎公嘗以同府椽當使絕域其母老疾公謂之曰柰何重太夫人萬里之憂詣長史府請代行時長史司馬方毗睚不協感公之

文正集卷十一

義歡如平生于嗟乎與人交而先其憂况君臣之際乎公為大理寺丞決諸道滯獄萬七千人天下服其平武衛將軍權善才坐伐昭陵栢高宗命戮之公抗奏不却上怒曰彼致我不孝左右築公令出公前曰陛下以一樹而殺一將軍張釋之所謂假有盜長陵一坏土則將何法以加之臣豈敢奉詔陷陛下於不道帝意解善才得恕死于嗟乎執法之官患在少恩公獨愛君以仁何所存之遠乎高宗幸汾陽宮道出妬女祠下彼俗謂盛服過者必有風雷之災并州發數萬人別開御道公為知頓使曰天子之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彼何害哉遽命罷其役又公為江南巡檢使奏毀淫祠千七百所所存惟夏禹太伯季子伍



貞四廟曰安使無功血食以亂明哲之祠乎于嗟乎
神猶正之而况於人乎公為寧州刺史能撫戎夏郡
人紀之碑及遷豫州會越王亂後緣坐七百人籍沒
者五千口有使促行刑公緩之密表以聞曰臣言似
理逆人不言則辜陛下好生之意表成復毀意不能
定彼咸非本心唯陛下矜焉勅貸之流于九原郡道
出寧州舊治父老迎而勞之曰我狄史君活汝輩耶
相攜哭于碑下齋三日而去于嗟乎古謂民之父母
如公則過焉斯人也死而生之豈父母之能乎時宰
相張光輔率師平越王之亂將士貪暴公拒之不應
光輔怒曰州將忽元帥耶對曰公以三十萬衆除一
亂臣彼脅從輩聞王師來棄城而降者萬計公縱暴

卷之六十一

兵殺降以為功使無辜之人肝腦塗地如得尚方斬
馬劍加於君頸雖死無恨光輔不能屈奏公不遜左
遷復州刺史于嗟乎孟軻有言威武不能挫是為大
丈夫其公之謂乎為地官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
為來俊臣誣劾下獄公曰大周革命萬物惟新唐朝
舊臣甘從誅戮因家人告竊得免死貶彭澤令獄吏
嘗抑公誣引楊執柔公曰天乎吾何能為以首觸柱
流血被面彼懼而謝焉于嗟乎陷穽之中不義不為
况廟堂之上乎契丹陷冀州起公為魏州刺史以禦
焉時河朔震動咸驅民保郭郭公云下令曰百姓復
爾業寇來吾自當之狄聞風而退魏人為之立碑未
幾入相請罷戍䟽勒等四鎮以肥中國又請罷安東

以息江南之饋輸識者躉之北狄再寇趙定間出公
為河北道元帥狄退就命公為安撫大使前為突厥
所脅從者咸逃散山谷公請曲赦河北諸州以安反
側朝廷從之于嗟乎四方之事知無不為豈虛尚清
談而已乎公在相日中宗幽房陵則天欲立武三思
為儲嗣一日問群臣可否眾皆稱賀公退而不荅則
天曰無迺有異議乎對曰有之一昨陛下命三思募
武士歲時之間數百人及命廬陵王代之數日之間
應者十倍臣知人心未厭唐德則天怒令策出又一
日則天謂公曰我夢雙陸不勝者何對曰雙陸不勝
宮中無子也復命策出又一日則天有疾公入問閣
中則天曰我夢鸚鵡雙翅折者何對曰武者陛下之

之正集卷一

三

七

姓相王廬陵王則陛下之羽翼也是可折乎時三思
在側怒發赤色則天以公屢言不奪一旦感悟遣中
使密召廬陵王矯衣而入人無知者乃召公坐于簾
外而問曰我欲立三思群臣無不可者惟俟公一言
從之則與卿長保富貴不從則無復得與卿相見矣
公從容對曰太子天下之本本一搖而天下動陛下
以一心之欲輕天下之動哉太宗百戰取天下授之
子孫三思何與焉昔高宗寢疾今陛下權親軍國陛
下奄有神器數十年又將以三思為後如天下何且
姑與母執親子與姪孰近立廬陵王則陛下萬歲後
享唐之血食立三思則宗廟無祔姑之禮臣不敢愛
死以奉制陛下其圖焉則天感泣命不廉使廬陵王

拜公曰今日國老與汝天子公哭于地則天命左右起之拊公背曰豈朕之臣社稷之臣耶已而奏曰還宮無儀孰爲太子復置廬陵王於龍門備禮以迎中外大悅于嗟乎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其至誠如神雷霆之威不得而變乎則天嘗命公擇人公曰欲何爲曰可將相者公曰如求文章則今宰相李嶠蘇味道足矣豈文士齷齪思得竒才以成天下之務乎荊州長史張柬之眞宰相才誠老矣一朝用之尚能竭其心乃召拜洛州司馬他日又問人於公對曰臣前言張柬之雖遷洛州猶未用焉改秋官侍郎及召爲相果能誅張易之輩返正中宗復則天爲皇太后于嗟乎薄文華重才實其知人之深乎公之勲德不

可殫言有論議數十萬言李邕載之別傳論者謂松栢不夭金石不柔受於天焉公爲大理丞抗天子而不屈在豫州日拒元帥而不下及居相位而能復廢主以正天下之本豈非剛正之氣出乎誠性見于事業當時優游薦紳之中顛而不扶危而不持者亦何以哉某貶守鄱陽移丹徒郡道過彭澤謁公之祠而述焉又系之云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騫愬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爲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爲乎方一朝感通群陰披攘天子旣臣而皇天下旣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珪光噫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

當

宋故軹州刺史張公神道碑

舜天下知其德也惟歷試諸難禹天下知其功也惟盡力溝洫聖人率天下以勤故能成其務逮夫王道缺漓坐飾話言六代之風亡實而落君子弗觀也我朝用舜禹之道平成萬邦風化天下於諸使莫敢不勞而有清河張公之最焉天貽厥心則明則粹拳拳四方老於王監爲舜禹之臣至矣公諱綸字昌言其先因職命氏源流蓋遠孝友之基自仲而大五世食韓並爲正卿厥生帝師首造大漢唐失公謹文皇以勸暨安史亂華衣冠喪緒降及五代不可以祿幽芳密照需于遠郊今爲汝陰人也皇考諱震王考諱元

文正集卷十一

五

祐之

皆含仁竦義映于一鄉考諱煦累贈尚書都官郎中太夫人翟氏累封高平縣太君都官端脩有大識謂時否之傾家可起也與夫人諄諄蚤暮篤予以文公刻景鍛志鏗然有就旣而慷慨與人語方略郡國異之以造秀再送于春官所尚弗合退居于易時太祖旣定大業太宗乃輯群瑞經營天下使旌交路復署士三班以走命于四方公曰抱關蹶張昔賢或爲之部以名聞首充其選自茲周旋至于光大其進秩也四命至東頭供奉官閣門祗候歷崇班承制于內殿改禮賓六宅副使遷文思使昭州刺史荐拜西上東上閣門使除軹州刺史其更任也淳化中主權酷于大名之屬邑及王鈞亂蜀方行入討公使于軍中賊

平監慶州兵馬西戎方豪我摧其鋒遷益簡路都巡
檢使真宗皇帝思清天下之刑命按荆湖諸州獄還
乃刺舉畿赤制權右振綱目也俄以邊略典辰溪郡
又平涼鎮戎二城西陞之機鍵公歷專之南夷再亂
持節安撫辰鼎澧三州溪洞事定朝廷以東南諸路
鹽鐵饋運之重命使孔艱及公而諧六年有大績遷
領天水郡實提重兵以墜庶羗蓋西諸侯之長焉及
朝廷有均勞之議徙橫海軍又徙瀛州高陽關兵馬
鈐轄重北門也歲餘請老不獲命復莅清池郡已而
露章至于再三今上念功不廢詔以本郡寵之爵命
如故時景祐紀號之二載也明年孟春庚寅啓手足
于正寢享年七十有五上聞而悼之舉延世之典命

二子進級即以仲月庚申葬于汝陰縣之懷音鄉從
先域也公初娶富春孫氏再娶彭城劉氏生子曰孝
竭與夫人皆亡今夫人江夏黃氏出大夫之宗能循
法度封本邑君生子曰孝標孝孫皆早世曰紹宗今
為侍禁曰紹先為殿直並幼公位登二千石權嘗亞
大摠管階至光祿爵為郡公考終于鄉邦國人榮之
君子謂不充其器初蜀師之役中軍雲侯有終辟公
以行如左右手平定坤維公有力焉時降寇八百人
叛據巖險中軍督公追斬戒無遺類公往視之曰此
窮寇也急之生患乃諭其向背寇莫不誠聽束手歸
公以見中軍而全活焉詩云正直是與神之聽之而
况於人乎公再至益簡屬寇戎之後民求息肩新軍

復驕且敢肆暴公曰兵猶火也將不可嚮邇殊數蓋
麾下其衆乃戢蜀人賴之詩云民亦勞止亦可小休
式遏寇虐無俾民憂公之典辰溪也彼夷人中彭姓
一族稱其疆黠溪洞數州署兄弟以爲守國家因其
請焉後乃驕叛邊鄙旣襲城邑朝廷患之公至築蓬
山館理新興柵以要其夷道且省戍兵條舉十事不
及四五而有平涼之行夷又侵我帝復召公曰僉謂
彼可殲焉朕惟弗忍汝往圖之公再拜稽首曰惡草
雖微天地不能絕其類先王毆之無猾夏爾帝曰俞
惟康厥民居公馳傳以臨謂彼夷者不威不懲不見
利不勸迺以謀夫駭其族曰天家使且至方檄兵四
道焚若山林毀若巢穴弗滅弗已夷乃大懼請命公

曰納爾爵秩歸我老孺天子聖且仁吾爲君請夷如
其教乃疾置以聞詔原之後其命數貢賜如平日生
齒之還者對以刀布作石柱刻夷人之誓揭于疆首
自茲威懷迄今將二十年蔑復爲患詩云式固爾猷
淮夷卒獲翩彼飛鷗集于泮林食我桑黜懷我好音
謂夷如惡禽亦感而化然公之使東南也離利方剝
議者咸峻文重禁以籠其民公曰天與之我取之又
可戕乎奏通泰楚三州亭民除其宿逋佑以熬波之
具貨入于縣官而增與之直民力遂振復創抗秀海
三郡鹽亭自是鹽筭大充于諸路信乎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時江東大水民胥艱食公請治五長以洩于
海議者謂澤國下流江海與平彼潮者通夜不息沙

從而塞欲導焉而何極公曰不然江海善下故能爲
百谷王彼日之潮有損與盈三分其時公居二焉衆
川乘其損而趨之曾莫禦哉彼沙者歲月而積闢以
農隙豈安于災而恠乎力僉從我謀而蘇秀蒙其利
又淮南漕河界湖之東偏歲時決溢汨我農畝涸我
糧道公請增長堤二百里旁錮巨石爲十閘以疏其
橫流舍役伍于堤上不力一民而日廣月高復樹以
美木今山陽郡東歷高郵抵廣陵塗無畏日南北人
歌焉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謂思其人
愛其樹也又海陵郡有古堰亘百有五十里厥廢曠
久秋濤爲患公請修復議者難之謂將有蓄潦之憂
公曰濤之患歲十而九潦之災歲十而一護九而亡
一不亦可乎且請自爲郡而圖焉詔以本使兼領之

堰成復逋戶二千有六百郡民建生祠以報公于今
祠之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謂利及生民則樹無窮之名焉公嘗使于夏臺時納
欵惟初見公之儀知朝廷禮樂始盡其心焉復三使
于北疆聽公之言知天子神聖永懷其好焉詩云四
國于蕃四方于宣謂夷狄爲患則往蕃屏之恩澤弗
暨則往宣暢之其公之謂乎逮于貳膳之年聖倚彌
重歷雄武河間橫海三大鎮時天下無事公謹其法
制安以清淨如叔子之在襄陽仁信著于疆外公長
七尺氣勇過人昔在西北歷戰十二大公長甲操探
自若諸將伏其疆力公性剛不遠仁故無暴明不深

物故無怨孝親之心皓首如孤時言必涕下感動左右復常好施與宗族同其有丘中外孤藐一養于家雖享祿不薄屢膺蕃庶之賞徹樂之日門中索然舊淮汴間運卒凍殍歲常比比及公爲使每冬以俸泉市絮襦千數衣其不自存者且飼而休之使得卒歲曰此有司之過那使僵仆道塗以累上仁其愛君勤人如此而深也今文武班有考績之制率當自表公曰國家廉讓之風未衰則吾豈敢終身不爲言其階于通顯並天子疇其勲異不得而謝焉公祇事三朝幾五十年無一銖之罰又景德而降權寄不絕保任官材僅三百人一無累者其明哲於人如此而博也公發身如班定遠事邊如馬伏波修水利如邵南陽

文正集卷之九

九

趙

議食貨如耿大農有一于茲名聳後世公實兼之宜其被金石而不朽矣將終召掾曹沛國朱宋草理命於牀下且謂某嘗從事于使部僅知所存在甲令五品而上立神道碑如不得已宜爲我請孝子致其詞某不敢讓惟公雄謀偉行布于四方非耳目可涯又多陰德於人無能名焉敢言其略以顯我國家君子之休其銘曰

天生張侯維穎之濱星華于上炳爲哲人儀茲聖辰維侯之德柔文剛武弗無矜寡弗有疆禦猶仲山甫維侯之言迺宣聖謨于彼西北西北有孚邦家之樞維侯之功克顯克大攘彼戎寇禦彼災害吾民是賴我生旣勤我年斯臻迺懷故園迺謀嘉賓鼓缶而嬉

以休厥身帝錫我侯歸牧于鄉錦裘煌煌鸞衡鏘鏘
故老飲歌吾聞之光我侯爲何四方足力誠加于物
心竭于國始終一德侯斯往焉帝用惻然遺烈在人
史其舍旃垂千萬年

宋故衛尉少卿分司西京胡公神道銘

公諱令儀字某開封陳留人也曾祖瑜祖紹屬唐季
五代之否嘉遁不顯父弼累贈尚書刑部侍郎妣某
氏贈滎陽縣太君初侍郎覲皇家之興迺以儒行教
子曰可仕矣公夙夜簡編絕而復續雍熙中以明經
中第解褐涇州長原尉丁太夫人憂服除補潁川郡
法掾又居侍郎之喪皆哀毀過人鄉閭志之旣練朝
廷以前公在潁川辨析冤獄嘗活人於死特令陞見

拜大理評事知秦州海陵縣時江淮內屬未久吏姦
民嚚凌弱暴寡視宰政如兒戲公至則先令後刑必
行無回人皆凜然憚之始服事于官上蓋有西門豹
之風焉遷光祿丞充刑部詳覆官閱天下案牘駁議
無隱一切以正具宗嗣位改大理丞公會三門發運
判官以不職聞朝廷銓其材以公代之秩滿守巴漢
郡賜五品服天子升岱宗慶均內外遷太子贊善大
夫歸朝進殿中丞領高密郡徙治定襄遷國子博士
拜虞部員外郎典歷城郡郡數萬戶多用豪力二十
石鮮不受侮公正色直心視之無難會河決白馬爲
朝廷憂詔發數十州兵民塞之科賦暴急後期者官
吏有不測之咎諸道皆奔走民負敲扑公於部中擇

其挾貴人勢力州縣不敢動者一
二家薄責于庭
皆大懼曰是家不可緩況吾屬耶咸輦其薪晝夜以
西比諸州率先以濟由是民不被楚吏不坐責其幹
力如此徙隴城郡歷比駕二部外郎在郡未幾破姦
發伏有神明之號朝廷諒其公命提點河北諸州刑
獄事諸州望風以畏莫有寃者拜主客郎中充淮南
轉運使賜服三品改陝西轉運使且許入覲進金部
郎中西陞宿兵食貨爲大公視民豐儉斂收以時邊
廩始充焉除河北轉運使未踰月朝廷以河東方窘
財用改河東轉運使公請借民飛輓以實邊郡人或
媒孽以爲非便朝廷惑其說徙守回中郡旣而代公
者復行前議公得辯改知鳳翔府且有錫勞部中每
歲造舟六百艘供大河饋運必借民操篙公涓而下
以達于河凡有覆溺破產而償吏私諸豪專擾下戶
公重爲立法使得均一于今民道之明道初旱蝗西
飛關中被其害獨不入岐下人咸異之寮屬請以上
聞公曰昔劉琨爲郡而虎渡河及帝問之琨曰偶然
爾此劉公所不敢當於吾何有聞者謂公質厚有古
人之心焉遷司勳郎中亟召還臺公歎曰吾年七十
有五精力猶彊恩獎未衰豈不自知其止耶遂告老
于朝有詔嘉之拜衛尉少卿分司西京公旣退即家
于長安聚書數千卷教子孫樂林泉每誦白傅歌詩
以怡性情凡十二年而終實某年某月也享年八十
有七以某年某月歸葬于開封之某鄉某里附先侍

郎之瑩公少尚嚴毅老益精明斥惡與善始終一節古所謂老成人者歟夫人張氏封內鄉縣君先公而三有三子長曰遠大理寺丞次曰規耀州王原主簿次曰拱辰成州團練推官女七人長適進士蘇贄次早二次適閤門祗候陳惟一次適臨濮主簿劉淑次適太子中舍邢保雍次適大理評事韓仁哲次適將作監主簿趙士安孫男七人並登仕籍初天聖中余掌泰州西溪之鹽局日秋潮之患浸淫于海陵興化二邑間五穀不能生百姓餒而逋者三千餘戶舊有太防廢而不治余乃白制置發運使張侯綸張侯表余知興化縣以復厥防會雨雪太至潮洶洶驚人而兵夫散走旋寧而死者百餘人道路飛語謂死者數

千而防不可復朝廷遣中使按視將有中罷之議遽命公爲淮南轉運使以究其可否公急馳而至觀厥民相厥地歎曰昔余爲海陵宰知茲邑之田持爲膏腴春耕秋穫笑歌滿野民多富實往往重門擊柝擬於公府今葭葦蒼茫無復遺民良可哀耶乃抗章請必行前議張侯亦請兼領海陵郡朝廷從之仍與張侯共董其役始成太防亘一百五十里潮不能害而二邑逋民悉復其業余始謀之以毋憂去職二公實成之今二十餘載防果不壞非公之同心豈及於民哉其子以余知公所存懇請爲銘而不讓辭曰胡公之生皇朝之始覲文斯興執經以起自邇而遐幹于王家法以持茲政以塞邪七守列藩四當外計曰勤

曰恭克威克惠告老于君以休吾身鼓缶而歌十有二春子子孫孫詵詵濟濟九十其幾手足云啓福歟壽歟有終有初豐碑巖巖我得而書

宋故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神道碑銘

皇家起五代之季破大昏削群雄廓視四表周被萬國乃建禮立法與天下畫一而億兆之心帖然承之弗暴弗悖無_復鬪兵于中原者登九十載蓋祖宗遠筭善樹於前累聖求賢多得循良廉讓之士布于中外而致茲善俗歟如陳留謝公可謂循良廉讓之君子矣公諱濤字濟之幼而竒敏十四歲講左氏春秋先生咸器之及冠居姑蘇郡時翰林王公禹偁拾遺羅君處約並宰蘇之屬邑二人相謂曰與濟之揚權

天人蓋吾曹敵也自茲名重於時淳化三年春擢進士第除梓州榷鹽院判官會盜據成都發其徒攻郡縣公白二千石曰梓大而近彼畏我梗必先圖得我則小於梓者可傳呼而下願急為之防近郊多林木可先伐之以置樓櫓且備樵爨為久守之具二千石從之寇果圍我我備既堅十旬弗破賊沮而留勢未大克以及王師之來遂用撲滅事平就遷梓州觀察推官賜器幣外臺遣權知益之華陽縣時寇亂之餘民多散亡未復厥居上言者請募人占田可倍其租朝廷從之於是有力者得并其田公曰奪民世產以資富人復將召其怨辭豈朝廷之意耶乃盡取其田以歸于民還拜著作佐郎太宗面詔通判大藩得

壽春郡後移高安郡改知興國軍就除太常博士
眞宗即位銳意任人一日中出朝士姓名有治狀者
凡二十四人付中書門下令驛召至闕公在召中得
對于長春殿上說賜五品服即呼通事舍人送試學
士院明日邊有急奏上議北征又京東有疆寇驚郡
縣而曹南闕守朝廷慮之遂命公往改屯田眞外郎
至郡稱治寇不敢犯有兇人趙諫者冒鄉薦名與諸
弟出入都下交權勢結豪俠務乘人之弊用以告訐
或任威詐而大致富疆人畏如豺虎公即圖之患僚
佐不一其力俄會故御史中丞李公及始來倅曹李
公時之端人也與公協心發其家盡得兇狀奏之朝
廷命御史府案覆諫之兄弟皆斬于都市乃下詔曰

凡民非干己事無得告言遂著于令自是天下訟息
而刑清矣朝廷以西蜀僅寧細民猶或搖之俾公安
撫兩川用天子恩意諭其父老皆從而按堵復命之
日舉兩川能吏三十餘人執政疑其多公請連坐事
遂行後皆至臺省又別詔委公與益牧張公詠議造
大鐵錢乃窮其利害使盜鑄息而物估平蜀人于今
便之歷三司度支判官出守海陵新安二郡就遷度
支司封眞外郎公在三司日嘗舉權茶官至是坐所
舉不職免尋以度支眞外郎起倅河南府馮魏公薦
公文行眞宗簡在旣久即命召試除兵部眞外郎直
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公大雅
之器恥尚文法雖任在按察而誠意坦然且曰吾欲

吏樂其職民安其俗爾士人黑白豈不明乎安用何
於毫髮使惴惴如虺蜴然取詩人之譏耶還臺進禮
部郎中判司農寺拜以本官兼侍御史知雜事清靜
端介百辟望其風采乾興初進戶部郎中先帝大行
有司治靈駕象物其制高大請自京至陵凡郭門民
舍有妨其往者毀之公上言曰先帝封泰山祀汾睢
儀衛至盛不聞有所毀去今遺詔丁寧正如漢文帝
專務儉薄豈以攸司奪先帝意願陛下裁損措紳躋
之箴求東歸除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會稽郡還拜
太常少卿判登聞檢院又得請權西京留守司御史
臺就拜祕書監遂移務洛下朝廷嘉其恬退遷太子
賓客嗣子迎侍于京師以景祐元年十月三十日薨

享年七十有五以明年八月二十一日歸葬于富陽
寶元元年贈禮部尚書謝氏之先出黃帝後始為十
姓謝居一焉三代以還不顯其大至晉宋迺為盛族
公之七世祖汾居河南之緱氏五世祖希圖卒于衢
州刺史時唐季喪亂乃葬于江東嘉興郡子孫三世
祿于吳越曾祖諱廷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諱懿文
杭州鹽官縣令葬于富陽遂為富陽人父諱崇禮從
錢氏歸朝為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檢校左散騎常侍
累贈尚書戶部侍郎母崔氏贈博陵縣太君公之弟
四人曰炎有文於時與盧稹齊名時人謂之盧謝國
史有傳終於公安令鎬為某官果從方外學號安隱
師坦為某官公娶夫人許氏先公而終生男三人長

曰絳至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後公幾年而二次曰約將作監主簿以敏才稱次日綺太廟齋郎俱早世女四人長適前進士周盤次適殿中丞梅堯臣次適太常博士傅瑩次適大理寺丞楊士彥孫四人景初大理評事宰越之餘姚縣景溫太常寺太祝宰越之會稽縣景平將作監主簿景回尚幼公姿格竦異不事脩飾天然有雅遠之範未嘗阿於貴勢見賤士必溫禮接之知人之善稱道弗舍聞人之過懼弗克掩故終身不聞怨言公始以文學中進士上第而長子長孫世踐其科又父子更直館殿出處僅二十年皆衣冠之盛事厥孫以公善狀請文于碑某於公有家世之舊又與舍人為同年交愛公治有循良之狀退得

廉讓之體足以佑風化而厚禮俗敢拳拳以銘云

巍巍我宋宅天而君恢遠以威革暴以文濟濟吾儒多良大夫中外共治休寧八區猗哉謝公周旋其中在梓禦寇至曹除兇天子念蜀猖狂始復命公撫之鼓歌其俗偃仰藩屏雅和其政徊翔臺閣清修其行人尚刻明我質而平厥民以寧人必夸競我休而靜其道迺勝于嗟乎壽以仁至名繇德全有子與孫相繼而賢誠乎誠乎聖人積善之誨不吾欺焉

宋故同州觀察使李公神道碑銘

聖王之教萬民也資天地之生以為食籍山海之出以為貨食均于上下貨通于遠邇則可以供郊廟廩卿士聚兵以征伐振民於災害然非得絕代能臣持

變通之數於天下則孰與成當世之務哉故夷吾作輕重之權以霸齊桑羊行均輸之法以助漢近則隋有高潁唐有劉晏皇朝有左丞陳公恕是皆善天下之計者也爾後朝廷雖重此任而常難其才天禧三年七月甲戌制曰樞密直學士刑部侍郎士衡可三司使告謝之日天子面褒其能屬以大計賜內帑錢二百萬緡以助經費復親製寬財利論以賜之公當職五年間天子有事于南郊又御端門既今上即位並大賚天下至于真宗山陵再塞夫河之決其供億不可勝紀公皆優游以辦需然有餘力蓋周知天下之利使流而不竭中外服其通焉公字天均隴西成紀人也曾祖渙贈尚書屯田郎中祖徹贈左諫議

大夫父益贈吏部尚書尚書娶惠氏贈扶風郡太君生子五人公居其幼負氣節從鄉先生學即有聲于西州太平興國八年春天子親策天下士第釋褐為京兆鄠縣主簿府知其才俾權領獄掾咸陽縣有民殺人具辭以送府父子五人皆伏加功之坐公告于尹曰嘗試辨之蓋殺人者一餘四人掩其骸爾安可盡辟乎尹覆之卒從公議即謂公曰是四人者非子之明則寃于地下矣子有陰施後當貴乎移知眉州彭山縣就除大理評事以父憂去職服除由寇萊公薦領京兆渭橋輦運改司農丞除著作佐郎通判邠州真宗即位遷秘書丞知劍州咸平三年春益州兵亂推王均為首既破漢州急來趨劍欲絕王師之

路公告于衆曰賊來方銳孰可與鬪吾城無守具而有芻糧之積使賊能得之非徒肉吾一州必據險以阻大兵則兩川諸城無援以守盡下於賊矣不如焚其儲蓄擁州民輦庫帛退守劔門與劔門之兵合以拒戰賊可圖焉衆從之既而賊至得吾空壘無資與糧險不可據遂大沮其謀公知其窮手署榜以示寇曰爾等得無父母妻子之愛蓋脅從而來何不歸我復爲王人得降卒千有九百乃與劔門鈐轄裴臻併兵擊賊斬首數千級敗走保成都公即馳驛入奏自引棄城守關之咎且言平賊利害帝深加獎歎擢拜度支員外郎賜五品服俄而大兵得出劔門兩川諸城聞王師來無復搖動均賊遂平如公始謀焉會師

臣言公不當棄城朝廷方任帥不得已謫監虔州關征尋召還判三司鹽鐵句院時度支使梁鼎上言陝西舊制許人入粟塞下率高其估以池鹽償之人得賈于邊市今請借民力轉鹽以備塞復轉鹽于邊官自鬻之歲得緡錢三十萬以給西兵朝廷可以奏命鼎爲陝西制置使公上言非便復與執政諍於帝前曰邊路阻險舟車不能通每歲轉粟與鹽民力可支乎徒能奪農時沮商利異日農商失業財力俱屈後復變法人將安信又官自鬻鹽則價重價重則邊入市虜中青鹽食之虜爲利矣臣請通鹽商如前使人入粟塞下則農不奪時商不易業外不爲虜利苟能寬民力沮虜計雖緡錢不足陛下以諸路之羨助之

有何不可帝然之公謝以忠憤而言不覺切直帝曰
爲臣當如此宜無改焉鼎至陝西果無効而罷卒如
公言領荆湖北路轉運使歲餘徙陝西進司封員外
郎賜金紫即保任能吏數十分掌權酷獲遺利蓋億
計乃奏朝廷助邊錢帛歲三十萬天子朝陵幸西洛
進兵糧五十萬石京西路乏粟又進三十萬石助之
入拜祠部郎中度支副使朝廷以兩河屯兵之計擇
使爲難輟公以司封郎中領河北轉運使建言民乏
泉貨每春取絹直於豪力其息必倍本道歲給諸軍
帛七十萬疋不足則市於民請使民預受其直則公
私交濟制從之今行于諸道天子東封詔公駐澶州
同幹供億事慶成擢拜右諫議大夫領使如故及祀

魚公之力也就遷工部侍郎相州繫囚十四人盜瓜傷其主吏以極法論公曰賊夫何至此皆貸死以聞朝廷閱其奏即日下密詔民有歲凶爲盜長吏得屈法以全之公兩使河朔凡數年天子封泰山祀汾陰幸亳社進緡錢緡糧芻鉅萬數又請罷內帑錢帛歲百萬屢詔褒之魏人飢命公知天雄軍又東齊大歉盜寇充斥進刑部侍郎知青州盜有聚山林出爲郡邑之患者先是係其妻子棘環于通衢公至遽出之戒曰虐爾何贖爾惟從賊所之俟其自新則復爾閭井賊聞之少懈又下教曰賊輩爲魁所制爾能伺而梟之吾將以功論旬浹間盜有梟二魁之首獻者餘皆散亡或來請命公錄之如教齊人遂安天子遣

中使獎勞之及爲三司使陝西舊科吏人采木送京師度三門之險破散者大半又每歲市羊亦遣吏送而羊多斃于道二者吏皆破產以償西人苦茲五十年矣公請募商旅送木于京師如入粟法售以池鹽又請許其吏私市羊以副之免關征筭得補其亡失自是西人鮮復破產視天下之弊如此比者日更月除不可殫書矣遷吏部侍郎以足疾求罷優詔不允而許五日一至便殿奏事拜則以通事舍人掖之今上即位拜尚書左丞復求解職朝廷優寵老成遂得請除同州觀察使知陳州時大水侵城人有言水入城以誑衆者公命立斬之人心始寧乃築大防以完其州改潁州復葺陳州會嘗襄悼公得罪公以親累

授左龍武軍大將軍分司西京未幾進左衛大將軍
還長安故居後二年遺疾以天聖十年五月二十六
日薨享年七十四以其年八月二十七日葬于京北
萬年縣白鹿鄉之原景祐元年其子詣闕理公有勞
於國非意左遷天子憫然降制追復同州觀察使娶
太原王氏封平晉縣君早亡又娶馮翊雷氏封延安
郡君後公十六年而終男六人不顯不仕不績同學
究出身並早世不諒太常博士集賢校理由方略改
崇儀使邠寧環慶路兵馬鈐轄後公十一年而亡不
緒尚書水部郎中不遠殿中丞不且國子博士女三
人長適益州郫縣主簿宋肩遠次適曹襄悼公利用
次適定國軍節度觀察留後曹琮孫男若干人公性

慷慨善辯論明於知人凡保任才吏數百真嘗力薦
呂文靖公陳文惠公又嘗薦太傅張鄧公公服官五
十二載專尚寬恕政刑之下活人多矣自古能臣言
邦國之利鮮不斂怨於下而傷其手者公則疏通利
源取而不奪允所謂善天下之計者也銘曰

舜歌南風兮阜時之財何以聚人兮易不云哉富國
彊兵兮孰謂霸才弗富弗彊兮王基其摧巍巍先帝
兮法道法天大意之盛兮包羅俊賢拔公之才兮屬
諸利權公之感遇兮惟力是宣封乎泰山兮祀于汾
睢千乘萬騎兮雲駕波馳公常景從兮朝詢夕咨供
億何筭兮無一不宜入司邦賦兮帝曰汝通屢行大
賚兮如泉不窮太上繼明兮遇之愈隆公則請老兮

命以觀風久於貨政兮人將無徒公常寬之兮民易
以趨曾不加賦兮抑有羨餘全歸故廬兮其樂只且
安安而壽兮高枕以終門閥不圯兮表于關中莪莪
之碑兮章章厥功映于國史兮千古不空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一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贈戶部郎中許公墓誌銘

公諱衮字公儀世爲燕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並隱君子也避五代之難不榮以祿考諱某汶陽之廬今累贈光祿少卿妣清河張氏贈河內縣太君昔積德深長慶著來嗣公英秀而文與時會耳開寶八年太宗之尹開封也龍德日彰髦傑之士其嚮如雲是歲秋賦公卿送名者比比焉及試藝公爲之首覆策于庭復在高等時登甲乙科者必更州縣有唐之遺風釋褐除江寧府獄曹掾本路八使言聽決詳明上旣御大器北伐太原促召至行在曰我姑試之除均州防禦判官郡將表其能狀乃拜太子右贊善大夫通

判姑蘇郡事時二浙之地始歸朝廷宿政如繩公善解之就進殿中丞俄拜奉常博士領曹南郡樹善屏惡新民耳目以前均權浙右坐職之累降品一等領饒陽錢監未幾辦之移俸弋陽郡復官曲臺在郡七陳諫章上愛其忠就遷本郡守受代至闕下復上策議并所著文四十卷翌日召試禁庭上覽而嘉之曰南府才冠吾不失人即以本官直昭文館賜服五品判登聞鼓院由是四方之訟清而不壅以奉安先塋請理覃懷郡出奉公家入敦孝事河內人歌焉又西陲文州扼其戎險命公往刺遠人使之真宗即位一日謂執政曰人君之言行也動乎天地不可以誣命公修注記以先君之諱固請不獲須正人也公在

館三進秩至于職方員外郎因論邊事慷慨動上心
面改兵部方將圖任遺疾求解不得去以景德二年
四月二十九日終于京師武成坊之私第享年五十
七娶朱氏封永城縣君有子四人伯曰珂祁州深澤
尉仲曰琰有文與行擢進士第今爲太常博士奉朝
請叔曰琦恭謹有立今爲右侍禁衛州兵馬監押季
曰頊早亡一女適進士張濤朝廷贈公尚書戶部郎
中進封夫人河南縣太君子登朝也以某年月日歸
葬于懷之河內縣某鄉某里銘曰

燕趙之英邦家之寶親逢聖神首冠俊造翹翹入彀
郁郁登瀛榮滯六曹淹恤百城晚歸內朝端立右史
直道始行怒飛爰止嗚呼遇豈不奇進豈不時賢者
弗達天平可疑葬于善地兮保以令嗣兮亦公之意
兮

文正集卷十二

滕公夫人刀氏墓誌銘

序曰葬者藏也欲人不得而見之也君子之思也遠
故復卜于山坎于泉又刻名與行從而祕之意百代
之下治亂之變觀其銘思其人而不敢廢其墓斯孝
子之心取諸大過初夫人之長子今祠部外郎宗諒
作諫官以抗章黜知玉山郡再貶蒞池陽之權酷俄
而起倅江寧府事常謂池之九華山上凌紫霄下盤
洪流千巖白雲萬壑清風草木多靈民人一熙書契
已降不知干戈居者得其壽藏者得其朽乃歎曰是
可隱志焉是可宅先焉即奉先公太博之靈葬于此

山之金鷄原斯又大過之意至矣哉時景祐之三載
明年夫人無疾而終春秋七十有二閏四月舉而祔
之禮也夫人姓刁氏其先譜史存焉皇考諱晃後唐
天平軍節度判官王考諱傑梁泰寧軍節度判官考
諱允成皇朝贈太子右贊善大夫夫人歸滕氏服勤
婦道自先太博之遺世也二子尚幼夫人夙夜誨導
內惟節儉外豐禮於賓客俾令人是親以就厥文行
而祠部君克承善志鴻軒鳳翥有風采于朝廷夫人
累封渤海縣太君次子宗元就養于家未登祿仕二
女適名族稱其禮範夫人之性柔而明端而慈曉文
翰通名理事長如不克撫下如不及居大族餘五十
載門中無間言父子以言貶顛沛於江湖間夫人從
之未嘗出憂語知事君之然也難哉故生享德於慶
閭沒反真於福地某於祠部同年之執也嘗入拜于
堂上知夫人之賢而敢述焉其銘曰
九江之上九華之中孝子宅親厥思無窮茫茫萬年
高岸可遷尚有人焉來此拳拳曰賢哉滕公夫人之
墓再拜而去

都官員外郎元公墓誌銘

公諱奉宗字知禮其先臨川大姓危氏也皇考諱仔
倡唐信州刺史避楊渥之亂東依錢氏時朝廷命討
淮南未行而終因家於餘杭王考諱德照為吳越王
相僅三十年賜姓元氏累贈太保考諱秀文典吳越
書命累贈太僕少卿妣陳氏贈馮翊縣太君少卿子

五人曰興宗象宗宜宗道宗公即幼子也三人事忠懿王有儒術皆補爲郎象宗忠懿之壻也從而還朝以文召試拜光祿寺丞公精於詞律景德中天子臨軒試天下士公中甲科初命歙州績溪縣事再命常州武進令皆以廉愛稱遷漳州從事故鎮牧錢公惟濟洎數朝賢交章保任除忠正軍掌書記俄改淮南幕本道按刑使采公理行以聞擢拜太子中允領肥川權酷朝廷以西蜀天下之富昔者吏囋民膏怨所由生階之爲亂宜清舉者往焉公例改知蜀州晉原縣今上即位遷太常丞賜服五品還知通州海門縣遷博士入拜尚書屯田外郎有監郡之行公以思事松楸願得餘杭一閑局莅之詔從其請再耆求分務

南都尋告老歸姑蘇郡朝廷恤之補一子官又以籍田之慶進都官外郎景祐戊寅歲十月丙戌考終于永定里第之寢享年七十有八始娶吳氏再娶李氏封壽安縣君公三子昞暉暉皆舉進士昞從其補今爲歙縣簿暉暉並策名暉不赴調暉解官俱就養左右及公之喪勺水不入口者三日公孝悌之性不避禍難初江浙始下關譏甚嚴衣冠之族咸促赴闕下無敢私歸公聞太夫人之憂晝夜馳以及於葬兄道宗有才名不就世祿舉天府進士爲搢紳先生所推諾公友事之如在膝下易衣并食不改其樂有兄子翼幼依於公愛之如傷教之若不及以至于成宗黨稱焉相國潁川公曩司湖漕公在武進諸郡有難

獄多命公決之在海門日患斥鹵之澤民無甘飲及
卜良地鑿大池廣方百步積泉袤丈自是雖甚旱曠
人常賴之又邑有大瀆亘數十里堙而不治公抗議
籍力導至于海人咸利焉公退十餘年創竹亭花園
逍遙其間多素食清居非有道者不接晚年制斂服
葬器而命諸子曰吾死之日必歸我于父兄之側魂
如有知得事親於地下諸子如其教以其年十二月
甲申葬于錢塘履孝鄉峴陀嶺之先塋禮也某以公
年德嘗修鄉丈之禮而敢銘焉

榮華之衢奔者無極公乎何心却焉而息孝友之風
樹者無幾公乎何心沒焉不已遷惠于民抱道于身
于嗟君子吾不知夫古人

贈兵部尚書田公墓誌銘

公諱錫字表聖世爲京兆人唐德之表徙家于蜀昔
武王封舜之後於陳春秋時公子完如齊子孫遂大
食菜於田而命氏焉厥後將有穰苴相有千秋斯可
謂之著矣大王父易直王父成皆隱君子也文而不
耀父懿因公之貴累贈尚書左司郎中善教于家嘗
命公曰汝讀聖人之書而學其道慎無速爲期二十
年可以從政矣公服其訓拳拳然博通群書東游長
安昌黎韓不復居驪山白鹿觀數年器志大成拔王
府薦有聲于京師太宗皇帝親策天下進士擢公第
二人時太平興國三年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判
宣城郡召還改著作佐郎俄拜右拾遺直史館賜五

品服出為河北轉運使改知相州就除左補闕移相
廬郡遷起居舍人還判登聞鼓院尋以本官知制誥
進兵部員外郎充職以直言改戶部郎中出守淮陽
以留獄之謗左降海州團練副使起為工部員外郎
直集賢院復戶部郎中真宗皇帝即位遷吏部郎中
判審官院兼通進銀臺封駁司賜金紫求出典海陵
郡還臺兼御史知雜拜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以咸
平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終於私第享年六十四公自
白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禮又請修
籍田禮及在朝廷知無不言太宗初既取太原范陽
未下帝怒不賞平晉之功中外喞然而莫敢言者獨
公上書論諫理意深切帝感寤璽書褒答賜內帑錢

五十萬僚友謂公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
忌公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一賞之
奪耶在河朔暨相州累章論邊事至桐廬郡以吳越
之邦歸朝廷未久人阻禮教邈如也公下車建孔子
廟教之詩書天子賜九經以佑之自是睦人舉孝秀
登搢紳者比比焉在郡聞禁中火拜章極言上嘉之
及還眷遇愈隆會乾明節館閣多進詩歌帝獨喜公
之辭乃依韻和賜令宰相宣付公又上封禪書謂五
代之亂人如豺虎不圖復見太平宜崇檢玉之禮以
答天意公在西掖會京畿大旱禱祠無應遂抗言切
於時政故有宛丘之行咸平初出使秦隴迴上三章
言陝西數十州苦于靈夏之役朝廷為之感然出海

陵之初以星文示變拜疏請降詔責躬上奉天誠真宗皇帝嘉其意屢召對便殿及行降中使撫安仍加寵賚爰有翰林學士承旨宋公白舉公賢良方正以副天下之望一日召對久之且曰陛下以皇王之道爲心臣請采經史中切於治體者上資聖覽帝深然之乃具草以進手詔荅曰卿能演皇王清淨之風述理亂興亡之本備觀鑒戒朕心渙然所撰三十篇皆隱其目公奉事兩朝由遺補歷御史至諫議大夫前後章疏凡五十有二嘗謂諸子曰吾每言國家事天子聽納則人臣之幸不然禍且至矣亦吾之分也及終有遺表陳邦國安不忘危之意其家弗預焉天子怛然命中使賻之有制痛悼贈工部侍郎二子改大理評事持喪中並給月俸哀榮之禮可謂至矣後以二子登朝累贈兵部尚書寶元幾年某月某日與夫人合葬于泗州臨淮縣某鄉之某原禮也公娶楊氏再娶奚氏封江陵縣君能循法度以配君子二子長曰慶遠今爲駕部員外郎次曰慶餘今爲比部郎中並克奉堂構有能政于四方女三人長適王氏次適龐氏季適張氏皆以婦道稱公動必以禮言必有法賢不肖咸憚伏之出處二十年未嘗趨權貴之門在貶廢中樂得其正晏如也著文章成五十卷目之曰咸平集行於世論者曰在大禹時臯陶矢厥謨在湯武時伊尹周公爲之訓誥故教化紀綱莫盛於三代而子孫有天下皆數百年秦滅詩書其風丕紹至西

漢得賈誼董仲舒其言可以追先王之烈而弗克施使後世王者無復起三代之心由漢始也聖宋定天下太宗銳意太平真宗之初復親擢俊乂如田公之徒並見獎用惜乎不終其才豈皇天之意特厚於古歟某幼聞高風未嘗游於其門今駕部書先君之履業索文於江外某敢約而修之又采舊老之言而作銘云

嗚呼田公天下之正人也言甚危命甚竒盡心而弗疑終身而無違嗚呼賢哉吾不得而見之

兵部侍郎致仕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六月十八日尚書兵部侍郎致仕胡公薨于餘杭郡之私第明年二月十有一日葬于杭之錢

文正集卷十一

八

塘縣南山履泰鄉龍井源以夫人潁川郡君陳氏禘焉禮也孤子措泣血言于友人范某禮經謂稱揚先祖之美以明著於後世此孝子孝孫之心也然而言之不文行而不遠處喪之言烏乎能文今得浙東簽書寺丞俞君狀先人之事而敢請誌焉某曰孔子見齊衰者必作重其孝於親也敢不唯命公諱則字子正婺之永康人也昔虞舜之後有胡公武王封於陳蓋族望之來遠矣皇考諱彭王考諱澈皆隱於唐季其道不顯考諱承師在鄉閭間以積善稱因公而貴官至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吏部郎中妣應氏封永樂縣太君贈普寧郡太君公少而倜儻負氣格錢氏爲國百年士用補廕不設貢舉吳越間儒風幾息公能

賈經史屬文辭及歸皇朝端拱二年御前登進士
釋褐爲許州許田尉以幹自聞補蘄州廣濟宰又補
憲州錄曹以本道計使諫大夫索公湘之舉改祕書
省著作佐郎簽署貝州節度觀察判官公事升本省
丞知潯州拜太常博士提舉二浙榷茶事兼知桐廬
郡丁太夫人憂服除以本官知永嘉郡遷屯田員外
郎提舉江南路銀銅場鑄錢監擢任江淮制置發運
使轉戶部員外郎入爲三司度支副使賜金紫除禮
部郎中京西轉運使又移廣南西路轉運使以戶部
郎中充江淮制置發運使轉吏部郎中改太常少卿
丁先君憂終制知玉山郡移福唐郡拜右諫議大夫
知杭州入判涼內銓以舉官累責授少常知池州未

行復諫議大夫知永興軍領河北都轉運使給事中
入權三司使拜工部侍郎集賢院學士知陳州進刑
部再牧餘杭郡踐更中外凡四十七年得請加兵部
侍郎致仕朝廷命長子通判錢塘以就養又六年而
終享齡七十有七天子聞而悼之進一子官初至道
中公在憲州時西寇梗邊朝廷命師五路入討詔具
三十日糧以從之索公方引公督隨軍糧草事公曰
爲百日計猶或不支奈何索公乃遣公入奏召對逾
刻公陳邊事如指之掌上顧左右曰州縣中有如此
人遂可其奏且示甄拔之意後大帥李繼隆果與寇
遇十旬不解索公曰微子幾敗吾事一日其帥移
曰兵將深入糧可繼乎公曰師老矣矯問我糧爲歸

師之名耳請以有備報之索從其議彼即自還無以
咎我其先見如此及索公主河北計又奏辟之遂以
貝州之行朝廷遣使省天下冗役就命公行河北道
凡去籍者僅十萬數民用休息在潯州人有虎患公
齋戒禱城隍神翌朝得死虎于廟中其誠之効歟按
池州永豐監得匿銅數萬斤吏懼當死公思之曰昔
馬伏波哀重囚而縱之前受義焉今銅尚在吾忍重
其貨而輕數人之生耶咸以羨餘籍之不復為坐在
江淮制置日會真宗皇帝奉祀景亳公實主其供億
千乘萬騎至于禮成無一毫之闕帝深愛其才固加
獎勞遂進秩登于計相之貳在廣南西路有大船困
風于遠海食匱資竭久不能進夷人告窮于公公命

瓊州出公帑錢三百萬以貸之吏曰夷本亡信又海
舶乘風無所不之公曰遠人之來不恤其窮豈國家
之意耶後夷人卒至輸上之貨十倍其貸朝廷省奏
而嘉焉又宜州繫重辟十九人時有大水公不慮患
而特徃辨之活者九人焉在福唐有官田數百頃民
輸租食利舊矣至是計臣上言請就鬻之責其估二
十萬貫民不勝弊公奏之未報章三上且曰百姓疾
苦刺史當言之而弗從刺史可廢矣乃有俞詔減其
直之半而民始安公領三司使寬於財利不以刻下
為功時上方以兩京陝西官鹽歲久民鮮得食而日
以犯法命通商有司重其改作公首請奉詔其事遂
行公性至孝自曲臺丁太夫人憂廬于墓側以終喪

紀有草木之祥本郡表之及京西之行以家君朱紱
爲請上曰胡某爲孝雖非其例與以明勸也搢紳先
生榮之又天禧中尚居郎署朝廷擬公諫議大夫知
廣州公以家君八十歲懇辭于政府乃復有制置之
行尋以哀去職得盡心於喪葬公富宇量篤風義往
往臨事得文法外意人或譏之公亦無悔焉其輕財
尚施不爲私積士大夫又稱之福唐前郡將被訟去
官嘗延蜀儒龍昌期與郡人講易率錢十萬遺之以
歸事在訟中及公下車昌期自益部械至公曰斯何
罪耶遽命釋之見以賓禮法當償其所遺公代以俸
金仍厚遣而還又濟陽丁公爲舉子時與孫漢公客
許田公待之甚厚及其執政而雅故之情不絕若休

感士人而未嘗預暨丁有朱崖之行昔之賓客無敢
顧其家公實被議出玉山郡尚屢遣介夫不遠萬里
而往遺焉此又人之難矣及退居西湖乘畫船擊清
波深樽雅絃左子右孫與交親笑歌於時歲之間浩
如也人不謂之賢乎夫人穎川郡君有慈和之德先
以壽終令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前知睦州祥
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所至政能有先君風度次
曰湘好學有知識朋友多之次曰桂俊異居喪而亡
次曰淮孝謹有成人之風二女長適泉州德化縣尉
蘇璠次適御史臺主簿華叅而亡其閨門之範見其
穎川之誌某非特爲重齊衰之情嘗倅宛丘郡會公
爲二千石以國士見遇且與都官布素之游誠可代

孝子而言焉銘曰

進以功退以壽義可書石不朽百年之爲兮千載後

胡公夫人陳氏墓誌銘

詩稱采蘋夫人不矢職也夫人之職莫先乎舅姑甘旨以事居蘋蘩以事徃故可以配君子正家道也夫人姓陳氏金華郡之令族曾祖諱晦祖諱資父諱文諭皆樂善于家不從仕官夫人幼賢父母篤愛擇公而妻之及公中科第累調遠方二親樂閭里與姻族游夫人願侍左右不從公行凡二十年縫衣爨殮必躬親之至舅姑之終與公執喪三年然後就公官所此夫人大節無愧天下之爲人婦者有聲詩之義焉又性好禮自少至老對公如賓客加以純儉而仁筭服之餘皆均于親之貧者夫人自公登朝封上黨縣君公爲諫議大夫進封本郡君寶元元年秋九月寢疾乃齋沐易衣怡怡而終享年七十有九以三年二月十一日與公合葬于履泰鄉龍井源禮也子四人長曰楷都官員外郎次曰湘曰挂曰淮並太常寺太祝二女習夫人之教柔淑有禮宗黨稱焉長適蘇氏次適華氏銘曰

惟孝惟禮作配君子伊夫人兮至矣

寧海軍節度掌書記沈君墓誌銘

吳興郡太守滕侯下車求故同年沈兄之家得諸孤問其墳墓曰貧未之葬滕侯傷之乃謀于僚屬卜善地揀良日其禮悉備以寶元三年二月某日葬于德

清縣之永和鄉大壯嶺君諱嚴字叔寬世爲本郡人其先食邑於邨後子孫失國而爲沈氏漢晉而下代有其人曾祖諱規祖諱廷誨父諱延岫皆隱而不仕叔寬幼負器識服親之教宗經屬文有聲于江表太中祥符七年秋郡國敦遣首送于禮部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奏叔寬第四人天子命試于庭中甲科除南康軍判官三載有善績改宣城節度掌書記國家興山澤之利主計等薦君洪州武寧之茗局外臺上請兼領本邑事朝廷從之旣而吏畏其廉民愛其慈君子謂之善政餘杭郡榷酤歲金二十萬貫爲諸郡之劇主計又奏君尸之三年而還會故叅政蔡公居守南都以同年之游惜其沉俊辟爲留守推官其

年秋七月以疾終于官所享年五十叔寬孝悌于家事其親未嘗違顏色視兄之孤必先於己子與人交篤於義信善人君子無不樂見之及聞其亡皆相弔云天與其才也又賦其行也而不及其顯以壽也悲夫三子曰祁曰邵曰郁並從儒學必有立者二女長適前進士陳經次女未笄長女之嫁蔡公不遠千里命齋金以送之及君之葬又滕侯極意以營之有以見叔寬感人之深也如此某同年之列最相知心故書之銘

叔寬叔寬生兮可愛歿兮可傷友朋之望兮子孫其昌

戶部侍郎贈兵部尚書蔡公墓誌銘

寶元二年歲次己卯四月前叅知政事戶部侍郎蔡公薨天子悼之卿大夫憂之國人傷之上命三公舉行典禮贈兵部尚書謚曰文忠以康定二年歲次辛巳十一月某日葬于許州陽翟之某山公諱齊字子思其先周之子孫累封於蔡因以著姓奏漢以降代生偉人曾祖綰贈太保洛陽人也嘗宰萊之膠水居官九年民愛以深遂家焉祖諱鄰贈太傅隱居丘園以墳素爲樂考諱夢臣累贈中書令博通經史善時筆與宗族居鄉黨稱其孝友娶楚國太夫人張氏而生公教之親仁賓來如歸公幼而神秀眉目廣聳見者異之嘗依外舅劉氏學于彭城今相國隴西公迪時爲監郡得公詩語嘆曰渠有大志宜善視之大中祥符八年春眞宗皇帝臨軒以文考天下之士公中第一及引對文陛堂堂英偉進退有法上大悅顧謂寇萊公曰得人矣特下詔俾金吾給七人清道自公始也釋褐除將作監丞通守兗海郡移北海郡召還以大著直集賢院主判三司開拆司賜服五品今上即位拜右司諫同修起居注改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賜金紫歷戶部度支二副使遷起居舍人知制誥同知審官院旣而召入翰林爲學士兼侍讀學士轉禮部郎中龍圖閣學士守西京以便親求爲高密郡徙南京入除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尋改給事中復充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拜樞密副使進禮部侍郎叅知政事以戶部侍郎罷終于汝陰郡享

年若干楚國在堂君子哀之公之弟祕書丞稟甥著
作佐郎寇平幹公襄事中山郡夫人劉氏哭泣三年
至于疾廢二子尚幼曰延慶太常寺太祝曰延嗣祕
書省正字長女適試將作監主簿劉庠次女在室而
某自布素從公之遊見公出處語默無一不善門中
奉親日視其親色諸公昆弟愛之如傷先朝采拔以
輔相器之當遺弓之初公懷哀慕不能食者數日家
人視其衾衣涕泗霑濕公病汝陰聞拓拔僭稱嘻吁
感槩教弟稟言西事甚詳蓋忠孝之性發之天也公
於親舊間雖死生不易彼有孤遺則必爲之備嫁娶
又好學無倦未嘗不以名教爲急孔子之後世襲文
宣公嘗宰曲阜乾興中四十九代孫承祐卒遂廢十
餘年公聞承祐有母弟在抗章請復其嗣有詔從之
其立朝也能清其心高其行未嘗取於人明肅太后
時用事中貴人董修景德寺時公在翰林詔爲之記
中人求公善辭許以不次公遲之不進故被誣而出
至高密會歲飢公請蠲諸州稅又力請放海利以救
東人于今賴之公兩居憲臺方嚴不動百辟畏其風
權威有過則彈劾不隱未嘗求其下也明肅之終莊
惠復立閣門促百僚賀公毅然正色曰臺吏不得追
班前白執政遂罷自是莊惠損抑禮數有力焉在樞
密院海南奏交趾八百餘人避本國之虐以歸我議
者謂不如還之恐生邊患公曰當內之荆湖間活以
閑田奈何求生而來委之兇虎蠶亦人也義必不還

苟散爲民盜從而戮之酷又甚焉爭之不能得後果
爲亂捕之歲餘宜桂以西皆警朝廷患之公猶有愧
色在政府浩然示至公於中外以進賢爲樂以天下
爲憂見佞色則嫉聞善言必謝孜孜論道以致君堯
舜爲心與大臣居和而不倚正而不訐無親疎之間
有方大之量朝廷爲之重刑賞爲之平及其出也未
踰歲時而天子思之公遽不起嗚呼公之生也天有
意也公之亡也天無意乎使在位而壽則道德功名
非竹帛之可勝矣銘曰

泰山之東齊魯同風厥生我公我公堂堂觀國之光
亨于眞皇眞皇上僊隕血漣漣欲報昊天今上聖神
迺眷正人參于國鈞純德坦坦平心浩浩進退惟道
恕以待物誠以報國仁人之德天乎天乎豈不有心
奪此令人我懷憂深箕山峩峩潁川悠悠山爲陂兮
川爲丘公之名兮與日月留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尚書度支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陝州軍府事王公墓誌銘

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噫先聖謂善人之難得也如此世有德之清行之方政之平斯不謂之善人乎余見之於子野王公矣公諱質字子野其先太原人曾高占籍大名皇考諱徹以文行顯至左拾遺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魯國公王考諱祐雄文直道名重海內掌太祖誥命至兵部侍郎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晉國公考諱旭以公正果敢屢當藩寄為時之良二千石累贈兵部尚書妣虞氏贈某郡君公稟嚴君之教幼而有文伯父文正公為真宗

文正公集卷十三

月

朝賢相重德大器人莫可動一日覽公之業喜甚作詩以獎之謂吾門未衰矣用文正陰補太常寺奉禮郎三遷至大理丞文正既薨公年尚未冠進所著文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辭入優等賜進士及第名動京師嘗師事楊文公文公器之每謂朝中名公曰是子英妙加於人遠矣時翰林劉公筠風岸高峻搢紳仰不得其門而進乃與禁中諸公共薦公之才敏天子命公校文于館中歷殿中省丞為博士於太常加集賢校理拜祠部外郎丁兵部憂服除以前官充職同判姑蘇郡以公心公言正二千石之政二千石初不平之終服其義而加禮焉還朝賜五品服章改度支外郎同判尚書刑部又判吏部南曹進司封外郎

出領淮西郡部中十邑素多盜與訟號為難治公至斷獄必以情按吏必有禮橫者繩之弱者持之州人大服謂往之史君莫公若也蔡俗舊祠吳元濟公曰豈有逆醜而當廟食耶吾為州長不能正民之視聽俾民何從哉狄梁公李太尉皆唐之忠烈又德加蔡人胡為不祠命工徹元濟廟建二公之祠率吏民拜祭蔡人從之于今號為雙廟秩滿拜祠部郎中朝廷除公開封府推官除兄雍三司判官公曰皆是要職吾兄弟同日除拜朝廷豈乏人哉乃堅請外補願留兄京師以奉家廟士大夫聞而賢之往守壽春郡暮月改合肥郡盜有殺其徒以并其財者吏擒之公令處死法寺議當貸其死遂劾之公上疏曰盜以彊力而

又殺人吏追而擒之非自露而悛者胡為而貸焉如法寺所論能害其類者皆無罪名民將競為盜盜已而殺一夫其黨咸赦之盜可止乎疏上不報凡斷獄出入以下吏為首長官為從公曰吾不勝法吏矣上言請為之首朝廷從之左降監舒州靈仙觀後一年今資政殿學士昌黎韓公琦知審刑院議盜殺其徒非自首而悛惡者宜勿原之朝廷始頒示天下且知公前所斷獄不為失矣又今資政殿學士鄭公戩翰林學士葉公清臣皆論公奇才未大用而非辜坐黜豈朝廷之意耶詔起公知海陵郡代還除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使時西陞宿兵財用為重諸道轉運使競進羨餘幾千萬斲助軍之獎實瘡痍細民以為

已請公至而歎曰西兵天子不得已而用之然須于財賦豈如是而迫耶吾不當為由是荆湖之民賴公少休焉會資政殿學士富公弼拜職尚帶史館修撰與公未嘗識面聞其風義舉公以代修撰朝廷從而除之兼掌選事及韓富二公在樞府又交薦公清方為搢紳之冠天子俞其奏擢以本官充天章閣待制依前掌選事公再讓不允既而客有扣公曰銓衡至重利病多矣公無建明者何公曰綱紀盡在如權衡然但持者輒高下其手爾何必易其器耶公居之歲時選士賴其平其間人物清澗公必辯之上前量有進抑振天官久墜之職也天子以西北數藩鎮皆須巨人乃擇近列而褻遣之公得嶺陝州州當四達之

會又用兵而來吏民疲苦公至則緩征賦薄迎勞屏兇寇拯孤弱人迺息肩幾一載而感疾以慶曆五年七月二十六日終于黃堂享年四十五靈柩歸東都州人哭送于道朝廷加贈公生相門而弗驕弗華以貧為寶文正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贍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闕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于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聞其雅尚如此故終身不貪所至有冰蘖聲此公之秉德不亦清乎公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感必舊公未嘗折顏色屈語論以合其意嘗有

交游以言事被謫朝之貴人皆切齒公特率昆弟祖
宴都門謫者拒之曰無爲子之累乎公曰吾願爲黨
人從而貶之光矣此公之執行不亦方乎公爲數郡
皆清心以思治行已以率下必首崇學校而風化之
人有犯法非害于物者必緩其獄未始深文焉求民
之疾雖處幽不遺去民之梗雖負勢不避此仁人之
政不亦平平故每去一州則百姓號慟如赤子之慕
慈母也公性純孝與家人道先君事必感激泣下故
厚於宗族每拳拳焉憂樂同之弟素文正之子也自
淮南外計改涇原經略使公食不甘寢不安曰弟有
母老且疾吾無親憂因入對請代行旣而弗許命其
愛子規曰彼窮塞也得無危事汝可侍行而左右之

以均吾憂又少弟端嘗不利于春官處徒勞者父之
公爲郎以歲課當遷願移厥恩召端一試朝廷許之
賜端進士出身其友愛之心有如此者公不治生業
惟畜書僅萬卷遠近從之兼通佛老微旨撰寶元惣
錄一百卷皆聖賢窮理盡性之說公樂稱人之善必
曰吾不及矣在士大夫非風義高遠弗與之游及其
逝矣四方交友書問相吊云前年吳安道死今年王
子野卒賢大夫之清者何其衰歟公娶周氏故禮部
侍郎起之女封褒信縣君生子男三人曰崧將作監
主簿曰復太廟室長女二人長適太常寺太祝范純
仁次女尚幼余走塵土時公一接如舊以道義淡交
者有年矣結二姓之好以親仁人余常期公以青雲

之器大有立於國朝今不幸乃爲公之墓銘銘曰
嗚呼人之清者曰賢國得而治焉性之仁者曰壽民
得以庇焉何子野之善人兮逝矣如川惟清方而平
正方居人之先在聲詩之有言兮胡不萬年忍送之
于野兮葬之于泉徒切切於辭兮勒石之堅期子野
之令名兮與白日而長然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軍州事賈公

墓誌銘

公諱昌齡字延年其先鎮陽人以仕宦遷徙今爲開
封人也曾祖諱某唐末起家備嘗險阻屬文之外長
於撰述以唐武宗而下至僖昭皆無實錄乃以傳聞
并諸家之說著唐年補錄六十五卷識者稱之居石

文正集卷十三

五

晉朝知制誥至周爲給事中史有本傳祖諱琰有才
識宇量太宗在藩邸相得有素鎮開封尹辟爲推官
及即位擢拜正諫大夫樞密直學士期以輔相將討
河東與大臣議將帥上曰非琰不可會寢疾不起上
軫悼之憂形于色贈尚書左丞國史有傳父諱汾以
氣義稱位不充量終于殿中丞公少孤太夫人愛之
以待其成公天然好學甘於清苦時翰林李公宗諤
有望於朝名實之士多出其門公依之有年以文行
自立門下士咸推重之一上登進士第釋褐爲饒州
浮梁尉彼俗陰狡與人有怨往往食毒草而後鬪即
時斃什以誣其怨者公至必反覆省視自此被誣之
人多昭雪焉秩滿除開封府功曹叅軍在職修舉府

中常推委之會太夫人寢疾公執藥餌不斯須去左右者數月以憂解官哀毀之過宗黨稱嗟服除爲許州鄆城主簿本郡牧與外計使皆以文學政事交薦于朝廷改大理丞宰蜀之江源縣人繁地狹積多田訟公曰聽訟之明曷若使無訟乎及正其疆條其弊以示於民自茲無爭焉時天下學校未興公修本邑孔子廟起學舍俾邑之秀民群居焉公旦暮往勸導之自此江源始有舉進士者邑人于今稱之皇上即位升殿中丞知宣州宣城縣未至有江淮制置使舉公監海州權貨務疏達利路商賈便之朝廷獎其勞改太常博士又遷屯田員外郎既而三司使以公可通天下之利薦之領京師權貨務三年稱職特除都

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往倅泉州遠人賴之遷職方員外郎俄拜屯田郎中知衛州會州長不利繼二者數人人無敢往士大夫惜公之行或教以易其府署公曰吉凶人乎死生天乎於是弗易厥居而終亦無咎郡之共城有稻田以供尚食水利有餘而民不與焉公使歲漑之外與百姓共之天子以欽恤之懷憂及萬邦復先朝提點刑獄使兩省近臣交上封奏舉公充職朝廷從之命提點京西路刑獄事公性仁恕小大之獄必盡心以聽郡邑之幽遠使車所不至者躬親焉不事風威州縣九品必延見與語得其善則畫一以聞見其過則教之使悛雖職居按察而不忍摘人之惡搢紳稱其長者改度支郎中荆湖北路轉運

使下車訪能吏徹冗官部中諸郡例以公用饋遺者一切不受西南夷人下溪州刺史彭仕義隸于辰州而驕蹇狙詐嘗因入貢訴州官于登聞辭皆不實朝廷弗欲較之責吏而已仕義益橫求割近邊土民公遣吏直告之曰天子恩信及爾爾狡而無狀我當擇於衆族求其可代汝者請之于朝汝其圖之仕義始知懼盟不復敢訟改知潭州潭荆湖之劇府人物繁會素爲難治以公神明之照雖千百其訟無毫髮之隱吏服民愛謌于道路朝廷知公之重拜太常少卿直昭文館就鎮南海始登舟感疾召諸子授以治命神思不亂以康定元年八月二十三日不起公長厚之性資以明達顛沛造次弗離中道寬而不懈直而不訐與人交久而能恭當官而行未嘗違其正士大夫無不愛其風度居家有節與親族同其有無常謂諸子曰吾家清白可傳何生業之爲啓手足之日門中索然君子謂公之踐言矣娶三夫人高陽許氏中山劉氏封長安縣君廣平宋氏封某縣君生八男長曰寅有文學履業登進士第爲絳州防禦推官與次子廉俱不幸早世次曰蕃開封府封丘縣主簿次曰常將作監主簿次曰當堂京岡並幼女五人長適大理寺丞李競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王宗慤次適河中府萬泉縣令高良佐次適孟州河陰縣主簿州學教授蓋沂一女尚幼以某年月日葬于鄭州新鄭縣抱章山之東南三夫人祔焉某旣交而親從其孝子

之請而作銘云

邦之令人道醇德懿芝蘭之室瑚璉之器稟孝含忠
播仁殖義位于一方未博其施弗遐厥壽蒼蒼曷意
君子惜賢小人奪惠葬于鄭國卜云善地子產在焉
菟兮相慰

太子右衛率府率田公墓誌銘

古稱陰有德於人者必享厥祥大厥後易不云乎積
善之家必有餘慶所謂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者信矣
公諱紹方其先鴈門人曾高家于冀自耶律氏熾得
石晉山後八郡又歲侵兩河聞王考諱某被遷于盧
龍署之以官復治產雲中而貨殖焉考諱某能幹父
之蠱其家益顯娶王氏而生公公少稱才武抱氣重

文正集卷十三

八

諾有燕趙之風義事耶律得親信左右常從而兩牧
帳下多掠獲漢家士民俾公尸之公默計之曰漢人
吾曹也驅之如火羊非有罪辜將斃于虜中乃縱
之夜三者千計此德於人多矣公亦自負謂大丈夫
胡能老於異域哉考妣既葬吾其歸歟乃匿身草莽
會夜則負斗而奔既達朝廷真宗憫然嘉之補職于
三班以其勇果屢委軍甲捕外方寇所謂巡檢者至
則盜息民得按堵公祥符中主邵之峽口寨時龍水
郡蠻寇大擾戍兵屢履峽口溪洞亦乘聲嘯聚一日
近寨圍而噪之公戒軍士曰我露其勇彼將整而難
破不如示之怯士敢先動者吾以軍法從事衆皆肅
然聽命既夜公自率驍果突而擊之斬十餘級蠻

衆曾不能措手足大駭而奔自是然公之任不敢
寇州將害其功不以上聞公曰吾自虜還漢獲從王
事足矣烏敢爲功哉又嘗誨督諸子曰吾以漢有聖
人之風故脫身以歸今教汝詩書趨聖人之道使汝
輩有立吾將鼓歌以終天年豈病其不達耶子况舉
進士高第又舉賢良方正天子親問當世治亂祥咎
以對第一乃速進用四五年間掌西掖書命爲陝西
道宣撫副使還朝敷奏稱旨乃詔寵公以太子右衛
率府率監瓊林苑金明池以便子養士大夫榮之天
子以尚憂西陲命况龍圖閣直學士出領秦鳳路經
略使公在疾經略屢求省侍有詔敦勉遣中人尚醫
軫視公以慶曆五年乙酉孟秋壬子不起享年七
十有四上嗟惻之加贈諱焉經略累章哀訴得告奉
公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許州陽翟縣某原禮也公
性剛直未嘗曲於人然明恕少怒嘗官于閩中有愛
馬使一卒乘習遇危橋不下馬折足而斃公曰卒豈
欲是耶不復以一言詰之人皆服其度公娶李氏贈
福昌郡君前十五年而二生八男經略即長子也次
曰淵有詞業舉進士以兄廕補試祕書省校書郎許
州鄆城主簿次日天護幼二次曰洵穎上主簿次日
浹登進士第唐州團練推官次日洸太廟齋郎次日
洵皆業進士次小字寶哥尚幼三女長適海州東海
令張震次適辰州理掾高燾次適鄂州咸寧令張子
方皆以婦道稱于宗族某嘗與公會于丹陽見公氣

貌話言剛而質毅而恭使人信而愛之又與經略之
此舊矣俾序而銘云

公復其家去狄而華公教其嗣挺國之器歟後既隆
又壽而終天子贈焉大夫吊焉非積德而胡然

資政殿大學士禮部尚書贈太子太師諡

忠獻范公墓誌銘

慶曆紀號之六載春正月丁亥資政殿大學士禮部
尚書知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司范公以疾薨聞上悼
之為不視朝制贈太子太師贈賻加等子孫遷官者
五人有司議行謚曰忠獻以其年某月日葬于洛陽
之某原某里附先塋也公諱雍字伯純其先太原人
皇考諱某後唐初為校書郎并帥孟公器之嘗辟居

卷之三十一

幕中後又從孟公入蜀霸業既成遂為國相久之
一日告老蜀主寵以太子太保就第以疾終及公之貴
累贈太保王考諱某在蜀為刑部侍郎後歸朝終于
左屯衛將軍累贈太傅考諱某以太傅蔭為供奉官
終于合肥郡之監軍累贈太師尚書令妣韓氏封安
康郡太夫人追進京兆郡實坐三子公處其季十歲
而孤家甚貧太夫人遣公就學常質衣以為資公警
悟過人挺然國器舉進士咸平三年春御前釋褐補
洛陽主簿再調錢塘尉知己薦公廉敏改筠州從事
秩滿以績用除大理丞宰建之崇安縣遷殿中丞知
端州還朝獻所著文二十卷進太常博士初公為洛
陽主簿實典廩納而邑多權要公必先細民而後形

勢時尚書張公詠道過洛陽聞其事乃記公姓名署之于屏常指以示人曰識斯人否至是張公鎮淮陽致書于寇萊公道公之才復奏公為淮陽卒成命未行會萊公出守西洛辟公貳留守司朝廷俞之張公曰奪我賢倅耶公自茲名重朝廷改田曹外郎主判三司開拆賜五品服天禧中河波滑臺齊魯承其弊朝廷遣兵數萬人塞其橫流千里之民皆奔走負薪芻邑官荷校以督其事民不堪命天子患之命丞相暨主計擇人以往僉以公為允除京東轉運副使至則度河之勢量工集材邑官皆釋之與民緩期不煩而濟河防既就進度支外郎河北轉運使列塞積兵計糧為六民租不能給須重其穀價募商以內之縣

官苦其費公視德博間地惟沃饒菽粟易歛又河渠通于塞下大可致之乃輦諸州緡錢就以平糴方舟順流集于邊廩自是河朔財用周于供億朝廷患陝西兵食不足困于轉饋命公充本路轉運使賜三品服公至則先寬其民不使遠輸募人入粟塞下給以池鹽商嗜其息而農得以休上即位就遷兵部外郎召拜戶部副使尋改度支副使未幾拜工部郎中龍圖閣待制充陝西轉運使踰年召還提舉京百司會環原州屬羗叛起大為邊患遣公安撫乃見其言長諭以恩威即時嚮順還朝拜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旋奉使契丹國以專對有體加龍圖閣直學士主言如故公好訪問善開納天下金穀之利病灼然若自

中上知其才拜樞密副使歲餘丁太夫人憂制以給事中起復視事籍田禮畢遷禮部侍郎時玉清昭應宮災兩府簾對章獻太后泣曰先帝崇奉此宮一旦至此賴東北隅猶存一二小殿公揣知有復興之意因抗言曰先朝極土木而成此宮一夕為燼豈天意耶如因其所存復欲興之民將弗堪不如焚之之盡也諸公協其對章獻意解曰不復勞人矣上說翌日下詔以諭中外焉又嘗繪尚書四代圖進之以備中覽居密府六載叅掌機務知無不為明道二年以戶部侍郎知陝州踰月移京兆府其年諸道旱蝗人復疾疫於關中為甚百姓轉于溝壑公先減廩祿復損民有餘以振之活數萬人每人躬自撫視至染癘氣卧疾者久徙鎮河陽暇日念國家禦戎之備率多弛廢西羗狡很必有窺邊之心恩不克威豈乂安之勢乃感激上言而得入覲陳安邊六策上深加采納進吏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出守西京既而西戎果叛上咨歎之授公振武軍節度使鎮延安時守備未完屯戍尚寡公累章乞師朝議小其寇不甚為意一日元昊驅衆十餘萬於延安城會大將石元孫領兵出境上城中守之纔數百人公身被甲胄復呼民登陴日夜嚴守遣使召統帥劉平于慶州平領軍來援合元孫兵與賊夜戰王師不利二帥陷歿城中大恐無可守之勢公曰延安西夏之咽喉也如將不守則關輔皆危今人力窮矣奈何郡南有嘉嶺山其神素靈乃

望而禱之曰我死王事足矣生靈何辜爲虜魚肉神
享廟食于茲土其無意乎歎暮陰晦雨雪大下寇兵
晨露不知所爲乃晝夜引去延安遂完朝廷聞之封
其神曰威顯公斯又至誠之感爲不誣矣然二帥旣
歿累公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延安吏民百數詣闕
號訴謂城當陷而存民將殞而生皆公之力也天子
惻然故一歲間起公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未行改京
兆府且許朝覲上優遇之加資政殿學士赴鎮歲餘
以撫安關輔之勞改尚書左丞進大學士俄而復守
西京有群盜集于襄鄧浸滹汝洛間朝廷委公營之
公夙夜乃事遣兵驅遏兼示恩貸故其寇歸者半戮
者半民用樂業歲乃大登朝廷有詔褒之又言事者
以文正集卷之三十一西事而來收兵入冗宜遣使擇去以寬其費朝廷
從之軍中往往偶語公密疏謂急而用之緩而弃之
不可上乃止公保釐三歲拜禮部尚書時已抱疾至
終之日洛人悲焉公常志在補益奏藁累篋及其沈
痾聞朝廷有事于田狩猶拜疏忠切以盡其心公性
恭和有風墜門下所舉多至貴顯爲時名卿藏書僅
萬卷惟小書五經則常提携左右不可一日無此與
岷山處士龍昌期論易深達微奧以昌期所著書奏
御遂行於時公著明道集三十卷後集十卷彌綸集
十卷雖高年貴位而造次不忘于學初娶魏氏追封
鉅鹿郡夫人再娶臧氏始封遂寧郡夫人改仁壽郡
男六人長曰宗傑兵部員外郎直史館陝西轉運使

三路制置解鹽使先公一年而亡次宗良宗衍並守將作監主簿次宗古皆早亡宗師宗賢今並太常寺太祝女十人一適眉州防禦使高繼宣三人在室六人早亡孫男六人子開子明並大理評事子儀太常寺奉禮郎子諒子奇子淵將作監主簿孫女七人曾孫女二人公約下身勞于國周旋四方始終一節又政惟慈恕不任威罰今二子六孫秀異簪紳豈陰德之在歟某素爲公之所知又諸孤以公善狀求爲之銘銘曰

邦之偉人念德不怠勤勞王家四十七載入輔樞軸作爲股肱皇猷克贊天眷是膺出臨藩宣允專節制蹈乎憂患濟以忠義政本乎仁行執乎恭夙興夜寐則善之從歲月靡靡終于壽紀典禮具舉神靈以喜葬于先塋舊祠青青子孫尚蕃承祭祀兮惟寧

東滌院使种君墓誌銘

君諱世衡字仲平國之勞臣也不幸云云其子泣血請銘於予予嘗經略陝西知君最爲詳懼遺其善不可不從而書之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我師不利朝廷以堡障衆多有分兵之患其間遠不足守者即命罷之寇驕而貪益侵吾疆百姓被其毒君時爲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君董從事君膽勇過人雖俯逼戎落曾不畏

憚與兵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
守鑿地百有五十尺始至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
井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攻其石屑而出之
凡一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
飲甘而不耗萬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
渴之患矣用是復作數井兵民馬牛皆大足自茲西
陲堡障患無泉者悉倣此大蒙利焉既而朝廷署故
寬州爲青澗城授君內殿承制知城事復就遷供備
庫副使旌其勞也塞下多屬羗向時漢官不能恩信
羗皆持兩端君乃親入部落中勞問如家人意多所
周給常自解佩帶與其酋豪可語者有得虜中事來
告於我君方與客飲即取坐中金器以獎之屬羗愛
服皆願効死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之北
有虜寨虜常濟河爲患君屢使屬羗擊之往必破走
前後取首級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
而費寡建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
或先貸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凡
城中芻糧錢幣暨軍須城守之具不煩外計一請自
給使一子專視士卒之疾調其湯餌常戒以笞責期
于必瘳士卒無不感泣今翰林承旨王公堯臣安撫
陝西言君治狀上悅降詔褒之曰邊臣若此朕復何
憂二年就兼鄜延路駐泊兵馬都監制置本路糧草
遷洛苑副使慶曆二年春予按巡環州患屬羗之多
而素不爲用與夏戎潛連助爲邊患乃召蕃官慕恩

與諸族酋長僅八百人犒于麾下與之衣物繒綵以
悅其意又采忠順者增銀帶馬紱以旌之然後諭以
好惡立約束四俾之遵向然悍猾之性久失其馭非
智者處之慮復爲變時青澗旣完人可循守乃請于
朝願易君理環朝廷方以青澗倚君又延帥上言人
重其去命予更擇之予謂夏戎日夜誘吾屬羗羗愛
其類益以外向非斯人親之不能革其心朝廷始如
其請君旣至環安邊之利害大要在屬羗難制懼合
夏戎爲暴發之患又地瘠穀貴屯師爲難聚糧則力
屈損兵則勢危斯急病也君乃周行境內入屬羗聚
落撫以恩意如青澗焉有牛家族首奴訛者屈疆自
處未嘗出見官長聞君之聲始來郊迎君戒曰吾詰
朝行勞爾族奴訛曰諾是夕大雪三尺左右曰此羗
兇詐嘗與高使君繼嵩挑戰又所處險惡冰雪非可
前君曰吾方與諸羗樹信其可失諸遂與士衆緣險
而進奴訛初不之信復會大雪謂君必不來方坦卧
帳中君已至蹙而起之奴訛大驚曰我世居此山漢
官無敢至者公了不疑我耶乃與族衆拜伏誼呼曰
今而後惟父所使自是屬羗咸信於君有兀二族受
夏戎僞署君遣人招之不聽即使慕恩出兵誅之死
者半歸者半盡以其地暨牛羊賞諸有功其僭受僞
署如兀二族者百餘帳咸股慄請命納其所得文券
袍帶由是屬羗無復敢貳君戒諸族各置烽火夏戎
時來抄掠則舉烽相告衆必介馬而待之破賊者數

四涇原帥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予領慶州蕃漢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君即時而赴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爲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旣可用矣乃復教土人習弧矢以佐官軍吏民有請某事辭某事者君咸使之射從其中否而與奪之坐過失者亦用此得贖吏農工商無不樂射焉繇是緣邊諸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屬羗不可誘土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不復以環爲意前後經略使交薦君之才能朝廷益知可倚明年遷東滌院使充環慶路兵馬鈐轄仍領環州惟環西南占原州之疆有明珠滅臧康奴三種居屬羗之大素號疆梗在原爲孽寔及于環撫之很不

我信伐之險不可入北有二川交通于夏戎朝廷患焉其二川之間有古細甯城復之可斷其交路又明年子爲宣撫使乃諭君與原守蔣偕共幹其事君久悉利病即日起兵會偕于細甯使甲士晝夜築之夏戎固忌此城君遣人入虜中以計欸之兵遂不至又召明珠等三族酋長犒撫之俾以禦寇彼旣出其不意又亡外援因而服從君之謀也君處細甯月餘逼以苦寒城成而疾作以慶曆五年正月七日甲子啓手足神志不亂享年六十一葬于京兆萬年縣之神和原君之先河南洛陽人也曾祖存啓河南壽安令祖仁諱京兆長安今贈太常博士父昭衍登進士第累贈職方員外郎季父放字明逸初隱于終南山君

少孤依之服勤左右以力學稱明逸道高德純太宗朝再詔以事親不起真宗復加聘禮起拜左司諫直昭文館累遷尚書工部侍郎大中祥符五年君用工部廢得將作監主簿五遷至太子中舍初監秦州太平監以母老求養又監京北府渭橋倉邛州惠民監知涇之保定京北之武功涇陽三邑在武功毀淫祠崇夫子廟以來學者在涇陽有里胥王知謙者姦利事露逃之逼郊禮乃出君曰送府則會恩益以長惡從所坐杖脊于縣庭而請待罪府君李公諮奏釋之自是豪黠莫不斂手其嫉惡如此又邑有三白渠比年浚疏用數邑力主者非其才而勞逸弗等功利日削君使勤墮齊其力故功倍貧富均其流故利廣至

今民能言之歷通判鎮戎軍環鳳二州鳳之守王蒙正託章憲外姻以私干君復欲以賄汚君君正色不納蒙正太怨之乃使人諭王知謙訟君蒙正內爲之助獄成流竇州上親政量移汝州君之弟世材以一官讓君乃除孟州司馬龍圖閣直學士李公紘雪于朝授衛尉丞主隨州榷酤又禮部尚書宋公綬工部侍郎狄公棐皆言君非辜改知虔州贛縣君辭得監京兆軍資庫以同鄜交辟改簽署同州判官事又移鄜州因從軍延安乃有故寬州之請君少尚氣節昆弟有欲析其家者君推資產與之惟取季父圖書而已莅官能摘惡庇民青澗與環人皆畫君之像而享事之及終吏民暨屬恙會長朝夕臨柩前者數日朝

廷深惜之賜三子恩君娶劉氏封萬年縣君男八人
長曰古文雅純篤養志不仕有叔祖明逸之風次曰
診試將作監主簿曰詠同州澄城尉曰諮郊社齋郎
曰諤三班奉職皆有立訢記誼三子尚幼一女適西
頭供奉官田守政君在邊數年聚貨食教弧矢撫養
士伍牢籠羗夷無賢不肖皆稱之又出奇以濟幾事
嘗遣謀者入虜中凡半歲間而虜誅握兵用事者二
三人謀者還言其謀得行會君已沒又天子方懷來
故其績不顯銘曰

嗚呼种君出于賢門吾志必立吾力是陳寧以剛折
果由直伸還自瘴海試于塞垣權以從事意其出人
捍虜之患又邊之民夙夜乃職星霜厥身生則有涯
死宜不泯邊俗祀之予子孫孫

天章閣待制滕君墓誌銘

君諱宗諒字子京大中祥符八年春與予同登進士
第始從之游然未篤知其為人及君歷濰連泰三州
從事在泰日子為鹽官於郡下見君職事外孜孜聚
書作文章愛賓客又與予同護海堰之役遇大風至
即夕潮上兵民驚逸吏皆蒼惶不能止君獨神色不
變緩談其利害衆意乃定予始知君必非常之才而
心愛焉君去海陵得召試學士院改大理寺丞知太
平州當塗縣移知邵武軍邵武縣遷殿中丞還臺會
禁中災下御史府窮究君與秘書丞劉越並上䟽論
災異明非人之所能為朝廷貸其獄時明肅太后晚

年未還政間君又與越嘗有鯁議暨明肅猷代朝廷
擢當時敢言者越既卒贈右司諫君拜左正言遷左
司諫俄以言得罪換祠部員外郎知信州又監鄱陽
郡榷酤就九華山以葬先君既而起通判江寧府丁
太夫人憂服除知湖州賜五品服西戎犯塞邊牧難
其人朝廷進君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知涇州就賜
金紫及葛懷敏敗績于定川寇兵大入諸郡震駭君
以城中乏兵呼農民數千皆戎服登城州人始安又
以金繒募敢捷之士晝夜探伺知寇遠近及其形勢
君手操簡檄關白諸郡日二三次諸郡莫不感服予
時爲環慶路經略部署聞懷敏之敗引蕃漢兵爲三
道以助涇原之虛時定川事後陰翳僅十日士皆沮

怯君咸用牛酒迎勞霈然霑足士衆莫不增氣又涇
州士兵多没于定川君悉籍其姓名列于佛寺哭而
祭之復撫其妻孥各從其欲無一失所者予目此數
事乃知君果非常之才始請君自代朝廷命韓公琦
與予充陝西四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招討使
復命君守本官充天章閣待制環慶路經略安撫招
討使兼知慶州君奏言今既置四路經略安撫招討
使而諸路經略亦帶招討之號稱呼無別非統制所
宜請去招討二字朝廷以其知體詔從之君去涇之
日其戰卒妻孥數百口環其亭館而號送之觀者爲
之流涕君至慶處置戎事甚得機要邊人咸稱之會
御史梁堅奏劾君用度不節至本路費庫錢十六萬

緡及道中使檢察乃君受署之始諸部屬志之長千餘人皆來謁見悉遺勞之其費僅三千緡蓋故事也堅以諸軍月給并而言之誣其數爾予時待罪政府嘗力辯之堅既死臺諫官執堅之說猶以為言朝廷不得已坐君前守回中日饋遺往來踰制降一官仍充天章閣待制知號州又移知岳州君知命樂職庶務畢葺遷知蘇州未踰月人歌其能政俄感疾以某年月日薨于郡之黃堂享年五十七天子加賙賻禮進一子官嗚呼予實知君之才而嘗薦之於朝及聞其終泣而誄之惜其才有餘而命不足不得盡其術于生民諸子奉君之喪以某年月日葬于池州青陽縣九華山金龜原而乞銘於予忍復讓哉君河南人

也曾祖裔贈將作少監祖嶼不仕父感雅州軍事推官累贈尚書屯田郎中母刁氏渤海縣太君追封仙遊縣太君君娶李氏封同安縣君子四人希仲以方略進前渭州軍事推官希魯登進士第希德舉進士希雅尚幼並守將作監主簿女二人長適池州軍事推官王相次適進士劉君軻君少孤性至孝居母喪以哀毀屢病廬墓側踰年手植松柏數萬株生平好學為文長於奏議尤工古律詩積書數千卷以遺子孫中外宗族無不盡其歡心其育人之孤急人之難多矣君政尚寬易孜孜風化在玉山雪霽上回中岳陽四郡並建學校紫微王舍人琪翰林張諫議方平太常尹博士源第起居舍人洙次為之記重興岳陽樓

刻唐賢今人歌詩于其上予又爲之記君樂於爲善士大夫亦樂其善而願書之也可不謂之君子乎銘曰
嗟嗟子京天植其才精爽高出誠意一開抗職諫曹辯論弗摧主略邊方智謀橫來嗟嗟子京爲臣不易名以召毀才以速累江海不還鬼神何意君昔有言愛彼九華書契以降干戈弗加樹之松楸蔽于雲霞君今已矣復藏于此魂其依歟神其樂只壽夭窮通一歸乎至理

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事張君

墓誌銘

文正集卷之十一

七二

孔子門人七十子之徒天下皆知其賢焉或爲邑宰或爲家臣或不願仕蓋顯於諸侯者寡矣然則七十子之徒孔子語而未嘗及怨何哉君子之道充乎己加乎人窮與達外也彼戰國豪士不由孔子之門者則有脫賤貧逐貴高弗奪弗馱滅身覆宗而不悔何哉不循聖人之道挾數以進求行其欲得與失重也吾乃知夫由孔子之道者雖困窮以死不害其爲賢矣君諱問字道卿陳留人也天聖七年秋廣文館開封府所薦士有與主試官親嫌者別試太常寺予始在秘閣命往尸之得君策論有漢儒風采乃薦以高等明年不利于春官退居景陵郡研經講道弦歌終日遠近學者多歸之既而獻文論百首應茂才異等科第一人召會丁家難不赴寶元初西羌犯延安君

慨然有憂邊之意述平戎策以進慶曆初故禮部尚書范公雍言君著萬機濟理書十篇皆國之大議朝廷召試學士院初命試將作監主簿未調而歸搢紳惜其不稱時予經略陝西因表薦之除試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華原縣決滯訟數十吏民服其明屬西陲積兵民苦於遠輸俗吏急之以奉上官民率多流亡君獨與民緩期使得措其手足復流亡者千餘戶陝西都轉運使吳公遵路孫公沔皆以善狀上聞宣撫副使田公況復稱薦之又本道經略使鄭公戩顧京兆屬邑有不治者必遣君治之以慰其民鄜延路經略使龐公籍思廣議論之助權署君幕中仍主州庠以教育人材累表請改官未報會樞密直學士梁

公適來代龐奏君以本官監延州軍資庫詔從之未幾寢疾以慶曆六年十一月三日終於延安之官舍享年五十二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鄉里曾祖洪隱德不仕祖令釗開封府太康縣主簿父允河中府觀察推官母夫人宋氏君娶歐陽氏生一子曰徽登進士第鎮安軍節度推官知延州甘泉縣二女長適安州安陸縣主簿朱師德次適進士方琪君力于學志于道直言直躬自信而不惑有孔子門人之業而不挾戰國豪士之數雖命與道違又何愧哉其子遠來乞銘故書之曰君子之道恥於弗立立而無所施命也君子之命患於弗知知而無可奈何天也張君其斯人之徒歟吾思其孔子之門則當旌其人而不

暇哀其人故昭以銘云

太子中舍致仕上官君墓誌銘

君諱融字仲川其先蜀人也曾祖諱琛不仕祖諱遜贈禮部侍郎父諱似兵部員外郎京東轉運使贈光祿少卿妣袁氏彭城縣太君君幼專詞學秀出流輩天聖二年秋廣文館舉進士公卿大夫之子咸在焉君中第一人明年春禮部較天下之才君別試于太常寺又首薦之由是名動京師士大夫願識其面未第間丁光祿憂朝廷錄光祿之後賜君同學究出身服除授信州貴溪縣主簿君不辭小官而恪其職今樞密直學士蔣希魯故龍圖閣直學士吳安道時並任江南東路轉運使聯章薦君就遷蔡州平輿縣令

十一上集卷之二

二四

吳移使淮南奏掌真州鹽倉又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希逸與時賢七人舉君于朝旋以疾聞除太子中舍致仕居于曹南郡以慶曆三年三月五日不起年四十有九君始娶任氏再娶辛氏封金城縣君子二人長曰延賞郊社齋郎次曰延德君之弟太子中舍隆與其孤以皇祐三年四月六日葬君于濟陰縣沛郡鄉崇儒里請銘於余余天禧初爲譙之從事光祿公方典是郡君時侍行而余始識君見君文雅有議論不敢以子弟器之後數年與君會于京師與之遊皆當世異才以文學風義相許余益愛焉君旣祿仕而大夫之賢者多薦之斯可謂之聞人矣惜乎命之不修弗克樹勲於時可永歎焉或者曰儒生多薄命天

豈不與善也余謂不然君子之爲善也必享其吉有窮且夭者世皆重而傷之雖一二人猶以爲多焉小人之爲不善也必罹其凶其禍且死者世皆忽而忘之雖千百人若無焉如仲川之亡可爲重而傷之者矣故作銘云

惟人之才而無命兮猶物之秀而不實品彙紛其自然兮非化工之能一仲川之亡兮可奈何如川之去兮無還波彭殤至此兮孰少孰多君子之思兮徒爲乎悲歌

太子中舍致仕范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仲溫字伯玉四代祖諱某幽州人也唐末爲處州麗水縣丞中原亂離遂家于蘇臺曾祖諱某事

宋正集卷之三

二二五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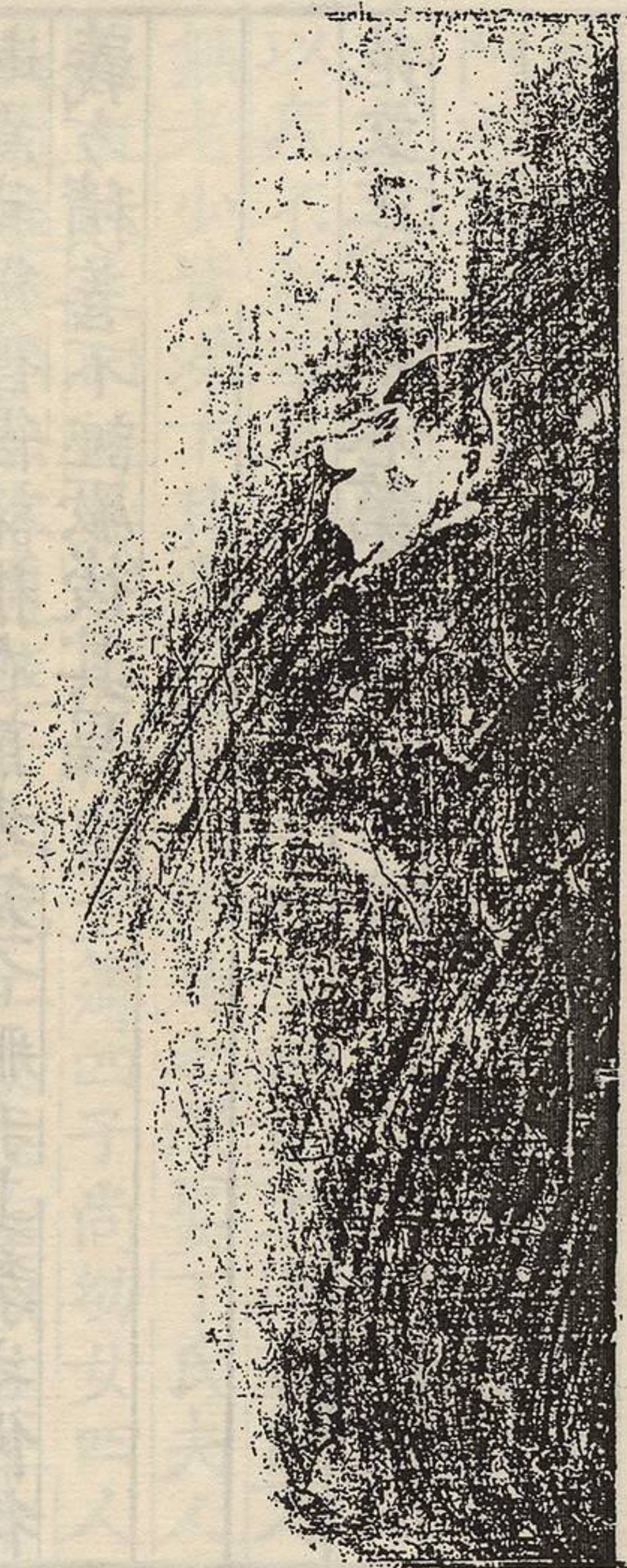
錢氏爲中吳軍節度判官贈太保祖諱某以神童補官終于祕書監贈太傅考諱某歸皇朝歷真定府武信軍掌書記贈太師兼中書令府君即太師仲子也生于京師幼孤還蘇臺與諸從兄弟居服勤素業孝悌于門中景祐二年以某遇乾元節恩例補試將作監主簿赴調除越州新昌尉以誠接物民用知勸在邑三年盜不及境外計舉監杭州餘杭縣市征能寬其利商旅便之三載以績聞按察使洎牧守咸有表薦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台州黃巖縣慶曆七年海潮大至壞州城人皆逃散沒溺者甚衆府君教民爲桴晝夜救之全活數千人旣而上官知其所存請董衆以治城府君雅喜利人長於慮事衆議築土爲城

用甕以傳之府君獨不然謂人築且勞又捍水之衝甕何能久乃集民累土以牛數百蹂之堅而後增至于城復表以長石互相銜枕勢莫得動其城八門皆設之閘遇水暴至則障之衆伏其善台人遂安時又歲饑州命邑官率富人出穀俾輕其價以助窮民而窮民乏資無以得穀府君諭之曰汝糴之十不若與之二三則富人易辦而貧人易及衆皆悅從饑者獲濟焉永嘉郡禁盜十四人獄具皆當極法外臺請府君慮問府君原盜之情而重其行法固請覆奏朝廷悉恕其死黃巖大邑民數萬戶訟爭盈庭府君專尚仁愛多以理遣至有犯徒刑而情非巨蠹者府君必爲解其仇訟而決平之民自愛服制置按察等使交

章薦之府君秩滿還家與鄉舊游曰吾樂矣何用官爲遂請老朝廷嘉之遷太子中舍致仕皇祐初某來守錢塘與府君議置上田十頃於里中以歲給宗族雖至貧者不復有寒餒之憂府君退居四年賓親盈門以東臯所入日爲鷄黍之具故貧而常樂顧鄰里鄉黨有急難則竭力以濟之皇祐二年九月十三日以疾不起享年六十有六中外宗親莫不過哀里人無老少皆涕下其遺愛感人如是之深娶丁氏夫人男五人長曰純義守將作監主簿四子尚幼女四人長適進士李公次適進士沈充二女在室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吳縣天平山三讓原嗟夫某從事四方與府君別動逾千里及餘杭得請一獲其願相

會未幾而有死生之訣泣血灑毫不能成文銘曰
嗚呼先公五子其三早亡惟兄與我為家棟梁兄又
逝焉我獨徨徨諸稚在前未知否臧我其教之俾從
義方積善不誣厥後其昌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三



太府少卿知處州事孫公墓表

論者曰春秋無賢臣罪其不尊王室也噫春秋二百四十年天地五行之秀生生不息何嘗無賢乎當東周之微不能用賢以復張文武之功故四方英才皆見屈於諸侯霸者之爲而王道不興與無賢同故論者傷之甚矣公諱鷲字齊賢富春人也按舊誌公以奇文遠策見吳武肅王署越州大都督府文學歷郡縣幕府改臺憲爲郎官判鹽鐵院持禮入貢授少監終於太府少監領縉雲郡享年八十葬于會稽之南山今山陽守沔即公之曾孫也在御史府無所迴避有聲朝廷近過閭里埽墳墓求故老索遺文得太府之清芬訪余郡齋以道之旣而歎曰唐季海內支裂卿材國士不爲時王之用者民鮮得而稱焉皇朝以來士君子工一詞明一經無遠近直趨天王之庭爲邦家光吾搢紳生宜樂斯時寶斯時則深於春秋者無所譏焉因追惜太府公奇文遠策而終於霸臣丁彼時也豈徒一人而已乎故弔而表之

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五行之秀見乎人有清而賢有蔽而愚五行之數著乎命或修而壽或速而夭顏子其猶病諸吾友人王君賢而夭之其不幸矣夫君諱鎬字周翰其先澶淵人也曾祖鼎邢臺之督郵祖楷尚書兵部員外郎考衮太子右贊善大夫妣李氏封太原縣君贊善公

慨有英氣善爲唐律詩歷著作佐郎通判彭州會
守不法憤而辱之失官居長安中與豪士遊縱飲浩
歌有嵇阮之風人特駭之公不安其高復起家就祿
得請監終南山上清太平宮從吏隱也時祥符紀號
之初載某薄遊至止及公之門因與君交執復得二
道士汝南周德實臨海屈元應者蚤暮過從周精於
篆屈深於易且皆善琴君常戴小冠衣白紵跨白驢
相與嘯傲於鄠杜之間開樽鳴絃或醉或歌未嘗有
榮利之語一日會君之別墅當圭峯之下山姿秀整
雲意閑暇紫翠萬壘橫絕天表及月高露下群動一
息有笛聲自西南依山而起上拂寥漢下滿林壑清
風自發長煙不生時也天地人物洒然在冰壺之中

入上集卷一四

客大異之君曰此一書生既老且貧每風月之夕則
操長笛奏數曲而罷凡四十年矣嗟乎隱君子之樂
也豈待乎外哉暨予東歸長白山以親之故就祿養
者僅十五秋君猶隱而未出今殿中丞致仕母君隨
居鄠郊善談名理見君之賢而語之曰子美田百頃
枕琴藉書釀醇酒養靈蕪優游雲泉踰二十年人生
此世中安得獨善自樂如此之乂耶不若俯就鄉老
書少勞于人間又長安秀造皆推引之君不得已天
聖四年秋起冠京兆之薦明年春官氏較天下之士
第君子甲等忽焉搆疾以三月九日不起于京師之
建隆觀時周道士在焉親視藥食而至于終乃齋其
柩行哭道中歸于鄠郊又數年子倅河中府因王事

至長安傳舍中會周道士之語平昔及君之始末道士涕泗交下終夕不止君善與又交也如此又十年予經略西事遇君之長子以葬期來告嗚呼君幼而奇敏能歌詩筆札有聲于關中長安人惟呼小秀才長而有文著書樂道不願榮祿有肥遁之節後感母君之言僂俛一進遽以不壽妻譙氏生子五人長曰規謹厚克家奉父母之喪藏于鄠縣某山某原禮也次曰慨景祐元年登明經第除臨晉主簿而二次曰覽曰覲曰觀尚幼俱嗣其業二女適孫周道早卒噫予與君別三十七載風波南北區區百狀今茲方面賓客滿坐鍾鼓在廷白髮憂邊對酒鮮樂豈如圭峯月下倚高松聽長笛忘天下萬物之際乎追念故人乃揭石而表之書曰有君子焉生兮雲山葬兮雲山始終不渝兮其清而賢

龍圖閣直學士工部郎中段君墓表

皇祐二年春某月日葬故龍圖閣直學士段君于陳州某縣某鄉之原君諱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曾祖諱知遇祖諱驤隱于五代父諱子昂端拱中登進士第終于陳州錄事參軍累贈吏部郎中母夫人樂氏追封福昌縣太君君幼孤好學大中祥符七年秋登服勤詞學科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知鄂州崇陽縣有治狀改權杭州觀察判官時樞密直學士李公及領餘杭郡當世清德於人少許可大愛君之才與本道轉運使薦之改著作佐郎知亳州蒙城縣移雅州

名山縣還改秘書丞知婺州金華縣未行除審刑院
詳議官執法至平搢紳多之張文懿罷相知江寧府
辟君通判府事還授御史臺推直官改太常博士時
章獻太后聽朝君與知雜御史曹修古等上言外戚
劉從德家恩幸太過臺隸輩皆得祿仕責授秘書丞
監漣水軍酒稅務復太常博士通判天雄軍上臨軒
親政擢拜殿中侍御史尋除開封府判官改刑部員
外郎直集賢院充三司度支判官使契丹國還為兩
浙轉運使君以二浙財賦為天下之最孜孜利病無
弊不革朝廷獎之進兵部員外郎充職改淮南轉運
使兼發運司事移陝西轉運使奏劾判陝府駙馬都
尉同平章事柴崇慶不法朝議直之俄命以本官兼

御史知雜踰月除三司度支副使定襄地震壞閭舍
墜人盈萬數天子怵然命君為河東安撫使君恤殘
民無一不至遷工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知廣州康
定初西戎叛兵交塞下近塞藩牧實難其任朝廷以
君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未行感疾以寶元二年
八月初四日終于廣州之黃堂年四十六娶樂氏封
京兆郡君生三男俱幼亡五女長適張氏次適孫氏
次適譚氏次適明氏次適張氏君風神秀特人皆望
而欽之臨事無大小無難易決發如流明而不苛和
而不隨在御史府無所迴避謫去踰年及還又與孔
中丞道輔等伏閣論事見端人之風焉三為轉運使
特有風采善人君子皆得信用而推擢之小人則畏

而少過君在南海予方經略陝西嘗薦君可仕邊要
朝廷纔有涇州之命而君不起搢紳先生咸嗟惜焉
予知君之深者故表其墓云

希逸之生神粹而明朝端正色天下公聲頰子非壽
清德自父伯道何嗣令名爲後表墓以文希逸不朽

贈大理寺丞蔡君墓表

經曰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嘗試觀之士果有文與
行不必據高享大而後顯雖林壑之幽逝而不泯者
蓋有稱焉君諱元卿字某其先洛陽人祖諱某爲萊
之膠水令有惠愛君官九載不得去旣終邑人留葬
之子孫遂家焉父諱某克己好學以疾不仕君幼不
爲戲長而好學一日歎曰男子生而有四方之志吾

從事於文豈跼身環堵而能通天下之志乎乃軒然
遠游至江西胡氏之義學與羣士居非禮不由非道
不談君子願交焉五年業成復歸于齊鄉老請薦之
時方尚雕蟲技君以好古不合于有司退居淄川郡
之北郊有田數十頃而衣食之以貧爲樂未嘗屈于
人有豪士至門願輸錢五十萬請爲陶朱之事以肥
其家君謝之曰吾伏臘之餘尚可爲酒醴詠歌之音
足以悅情性吾之仁義不得施于生民忍以貨殖而
取之乎豪士慙而引去君退於斯終於斯享年四十
七君體貌魁梧偉其衣冠人皆望而畏之而性本慈
孝故叅知政事文忠公視君諸父也君親愛之過于
己子每得文忠所著則喜盈顏面示于識者曰起吾

家者耶君娶故駕部員外郎王允己之女贈某縣君以孝和聞生四子曰弈曰稟曰亶曰交皆由文忠廕補報君之德也弈早終于乾寧主簿稟既仕而學再舉進士出身夙夜刻志富于學問嘗應賢良方正科雖失于有司以是著聞於時至監察御史而終君與夫人因稟叙郊祀恩俱被贈告亶與交今並為大理寺丞克孝于親奉君與夫人之喪以某年月日合葬于青州某縣某原禮也子孫游宦誠南北之人也故表而識之云君屈其身不屈其道愛及文忠文忠以報子孫迺昌相與為孝墓而表之如立廟貌

權三司鹽鐵判官尚書兵部員外郎王君

墓表

文正集卷一四

六

墓表

君諱絲字敦素會稽人也晉右將軍逸少之後世居蕭山曾祖諱慶祖諱安皆不仕父諱宸有鄉曲之行好施與而里人喜之曰厥後其昌娶沈氏夫人而生君及君登朝累贈尚書屯田員外郎夫人追封德清縣太君後夫人謝氏追封會稽縣太君君幼稟親訓未嘗釋卷復游學京師大中祥符八年春擢進士第釋褐除興國軍司理叅軍精意獄事無不得其情前後劾重辟而昭雪者凡十一人郡中稱之神明秩滿除台州軍事判官州城據山病其少并君白州長一舍之外有泉焉請陶土為筒導入于城復五里一穴以濟行路之渴于今人賴之移潮州軍事判官秩滿權杭州觀察推官丁父母憂服除赴集吏部選充開

封府兵曹叅軍歲餘大理寺舉為詳斷官改本寺丞
凡奏獄之疑者必持寬典全活甚衆改殿中丞故龍
圖段學士少連時為兩浙轉運使舉君撥發本路漕
船迺革其弊本大增上供之數以考績聞改太常博
士通判衢州州人子弟多習詩書而未有學校士望
缺然而君募郡中高貲始建學舍其堂室僅百楹朝
廷賜州學額又營資糧之具最於諸郡時金華郡守
闕外臺假君領之衢之父老遮道于境上謂婺民曰
我州一鑑何奪之為有詣外臺乞還者婺人薛惟簡
先有寃狀父徒子黥君雪除之其家德君以紫檀肖
其象而祠之故翰林聶學士冠卿應詔舉知深州不
就改屯田員外郎通判袁州故翰林葉學士清臣舉

拜殿中侍御史慶曆中湖南蠻人亂攻劫郡縣言事
者或請夷滅或議招納歲時未決生民甚苦之朝廷
選御史往究其事以君為湖南安撫至則察訪利病
而前之主者立重賞以誅蠻人一級萬錢士卒貪之
徃徃害樵餉之人以為功君下令曰得賊之首者必
指其鬪地以為質其可擒者當生致之自是無枉戮
者君居軍中凡十月戎服葛屨與士卒同惟石碣鈴
景二洞聚黨數千君促官軍力破之斬首數百級招
安三千人餘皆竄匿英連韶間自是衰息朝廷獎君
之勞遷侍御史賜金紫充廣南東路轉運按察使兼
本路安撫提舉市舶司凡蕃貨之來十稅其一必擇
諸精者夷人苦之公令精麤兼取夷人大悅謂之曰

金珠御史意貴之也時交趾有變朝廷命君經度而
廣州當交趾之衝無城守備君議陶埴為城造大艦
十數日習水戰以待其來彼不復動歲餘君以瘴疾
求領小郡遷兵部員外郎知通州通人歲苦海潮流
亡者衆君作長堤以捍之復民田業量其肥瘠奏免
五年至十年之租朝廷召權三司鹽鐵判官以皇祐
元年四月疾終于京師享年六十一二年三月十日
歸葬于蕭山之先域禮也君娶裴氏生一女再娶杜
氏生四男一女其子霽登進士第震試秘書省校書
郎露三班借職需修進士業女文慧適泉州永春主
簿陸琪文淑適皇祐元年進士第一人馮京予於君
同年之交也見君苦志清節不渝於素稱薦者皆當
世名臣朝廷一用之而克樹風績惜哉位未大道未
顯而終焉其命矣夫故表其墓云

書碑陰

書環州馬嶺鎮夫子廟碑陰

慶曆二年春正月子領環慶之師出按邊部過馬嶺
鎮四望族落皆鎮之屬羗而戍城之中有夫子廟貌
觀其記石乃故兵馬監押殿直贈某官張公蘊之所
建也已而思之昔咸平二年冬契丹以舉國之衆入
高陽關縱橫大掠南至于河乘冰之堅侵于淄齊時
河南州郡未嘗治城且無戰卒四郊之民驅戮向盡

城中大懼公方監押與刺史議其事刺史暨官屬州人咸欲棄城奔于南山公按劍作色曰奈何去城隍委府庫大衆一潰更相勦奪彼狄未至吾民已殘矣刺史果出我當殺之以徇繇是衆無敢動公乃呼民登城夙夜以守數日狄退而州人相賀曰向非張公英識獨斷則我輩父母妻子魚肉於人矣朝廷賞不及公人咸嗟咨公生二子長曰揆今爲度支員外郎直史館荆王府記室叅軍次曰揆今爲秘書丞通判京兆府事並以文學節行自樹風采搢紳先生稱之議者謂公有陰德於人宜其有後焉予幼居淄川郡又與記室爲同年生稔聞公之事及觀馬嶺之跡雖極塞窮壘猶復立聖人之祠以尚風教乃知張公信道有素固能訓子義方昌厥世而大其門蓋未可量也豈止陰德之助哉故書之

范文正公集卷第十四

